

教乘法數徵求預約

這是研究佛學一部最完善的工具書，爲補佛學辭典之不足。每一學佛者手持一冊，便能對佛學達到無師自通的目的。統觀此書有六種特色：一、搜羅完備，經歷代名家考核增訂，舉凡名相，無一不備。二、編輯精審，以小文而攝義，條目顯然，合符科學的方法。三、檢查容易，由一數二數至八萬四千，不需目錄，一翻即得。四、閱讀容易，每一法數，全用表格式排列，一覽無遺。五、解釋詳明，舉凡繁複的名相，玄妙的理論，都有正確的解釋，不待更檢他書。六、攜帶方便，原書十二卷，影印精裝祇一巨冊。納入懷袖，隨時翻檢。用上等模造紙精印。定價臺幣精裝六十元預約精裝四十元。七月底出書。本省預約，請利用「人生雜誌，八二五五」郵政賬號，免費匯款。——通訊處：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中華佛教文化館啓

茲 預 約

貴館影印教乘法數精裝 部該寄上預約

金幣

圓整請予登記爲荷此致

中華佛教文化館

姓名：

地址：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

月

日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七第 • 卷九第

版出日十月七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人生

宗孝忱



於察也；二語並存，精明而渾厚矣！

疏於慮也；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

明洪自誠語



人生雜誌社發行

神，叫薩秘利 Savitṛ。說它柱天，為一切動非動物之靈 *ātman* 及理則或法則，支配大自然的一切。又說它給與人的長命，為萬物的生主，知宇宙根源。它的身體，兩手和車乘，皆黃金色。第三位是把太陽的運動光影為神，叫昆濕奴 *Vishnu*（偉大者）。說它三步，即步盡了世界。所謂三步，即是天、空、地三步。由天、空、地的關係，說它曾設定天界、測量地界，為世界主，它住在最高處，*Para-man-Pada*，為死者所歸趣的樂園。總此思想，可知當時印度人們，把太陽是視為生命的源泉，死後的歸趣，萬物的支配主和宇宙的創造主。在這樣的理想中，有兩種區別：第一是把太陽，作為宇宙的創造者如工匠，配備材料，鍛鑄寶質，構造家屋器具般地創造宇宙一切，給與生命；這是機械式的創造觀。第二是把太陽作為宇宙的生產者，如父母生育子女般地生育宇宙一切，給與生命；這是有機式的開闢觀。

由創造觀的發達，創造神被稱為造一切神 *Vishvakapman*。它的神話，說它身體周圍，皆有額面手足，曾以木材創造天地。在這樣的神話中，對創造前所有的材料，則無法說明。後來又把它作為能生之父，說創造以前的材料為水，而它即於水中生萬神。但還不能自圓其說，遂遷移至第二種的開闢觀。開闢觀的神話中，不是創造神，是生產神或生主神；它是獨立的。神話中說它生天地萬有，而使之安立；死不死兩界，均以之為主宰神；由它給與一切之靈，使有生命，且生原始之水。此中能生的生主神，與所生的宇宙一切，各別為體，尚未到達後來能所合一之思想地步。

除以上兩種思想有時並行之外，還有祈禱主神 *Brahmanaspati* *Brahaspati* 之說。祈禱主神即是祈禱主或力的意思。即是說，祈禱有一種力量，能感動於神。此神於這關係上得勢，遂一變而為創

造開闢之神。在神話上，雖然由於以上兩種神話思想的結合，但關於解釋創造前的材料，也很有關係。他們就此神，竟大膽地解釋其材料為由無而有。結果不免失敗，又由第二種開闢觀的神話代之以興。在那神話中，說開闢前，亦非有亦非無，絕於對待，係一闌然混沌之水。於水中，有一無形而有活動性的唯一東西 *śad aka* 之存在，名之為馬拿斯 *Manas*，馬拿斯在當時的用法，係靈魂或實體的精神。由此馬拿斯，起開闢欲望 *Kaṇa*，為有無連鎖，生熟 *śad ake* 開闢，其過程，先由馬拿斯分男女二性，由男女二性復開展其一切。也就是唯一東西的自已開展，被視為宇宙的一切。在這裡，既存材料的能生與所生，已不各別為體。以不死的天界及我人心臟的小空處，為馬拿斯的住處，也即是靈魂的住處。根據這神話，除根本的唯一東西以外，別無所有。所以一即是多，一之外無多；多在一之中，多外無一。這到後世，成為印度思想的重心。後世思想發達，有對此一即是多之說，說多是由多而成；那恐怕仍是前述創造觀的引伸。

以上利俱章陀創造開闢神話的生起年代，不得詳細而知；但大約可斷為西紀前千二百年時之產物。原來西紀前三、四千年時，雅利安人自老早佔住之中央亞細亞，向南移住。其中一部分西去波斯，為伊朗人種。其他一部分向南移進，住印度河上游五河地方，為印度雅利安人種。印度雅利安，簡稱雅利安，伊朗即是雅利安的轉語。雅利安人，不能與各古民族例外，所有職業大都世襲。不意由世襲職業，却造成印度迄今不拔之階級。首先當移住時，宗教儀式甚為重視。由行宗教儀式之世襲，形成一階級為婆羅門。*Brahmana* 又移住時，不能無軍人武士，住定時，亦不能無防守；由此世襲，形成一階級為王族 *Pajanya* 或刹帝利 *Kṣatriya*。其次住定五河之後

，不能無農工商；由此世襲，形成一階級為毘舍 *Vaiśya*。當雅利安人，未佔住五河地方之前，原住民陀羅毘陀族 *Dravida*，除一部分被迫放外，所餘都被征服為奴隸，形成一階級為首陀羅 *Sūta*。以上四階級，通常亦稱之為四種姓，西紀前千二百年時，此四姓之說，已漸固定，從而創造開闢之神話，亦被推定為此時所產生。因為宗教神話，乃是前三姓間之產物；尤其是婆羅門姓。

至於第四姓的奴隸首陀羅，也持有他們原有的風習和宗教。後來在他們的風習和宗教中，被混雜了一些毘舍族的東西進去。他們都屬於下層階級，所以他們的思想和信仰，是不代表著上層的。現在對他們的宗教和信仰，雖苦不得詳細而知，但多少從阿闍婆章陀 *Atharva-veda* 資料中，可以尋見。阿闍婆章陀的編纂，比利俱章陀相當新；然而內容，却記載着很古的俗信。一方面說與利俱章陀相同的諸神，一方面又說很多有關於俗信的息災、開運、咒詛、魔術等事項。它是由下層階級的俗信，接觸到上層階級的行為，而被流傳下來。在利俱章陀中，多少也帶有俗信的成分，那恐怕就是當時下層階級的宗教與信仰。

雅利安人與陀羅毘陀人，其言語、宗教、信仰與社會狀態，皆不相同。前者是家庭父長制，一夫一妻或多妻。後者是家庭母長制，多夫一妻。這皆是由於他們的宗教反映而來。即前者以男性神為主，有時行魔術人身的供養，比較純潔。後者以女性神為主，行腥血犧牲人身的供養，崇拜樹木、蛇、性器、魔法與咒術。可是當這章陀時代的末期，他們已漸次人種混合，血族融和。由於人口的繁殖，遂致擴張至東南所謂中國 *Madhya-desa* 地方。自此以後，為梵書時代。

泰國·高棉佛教概況

道安

剛從泰國、高棉、香港各地訪問歸來一下飛機，人生主編性如法師，請我寫點關於泰國、高棉佛教概況，供養人生讀者，這是我很樂意的事；但限於篇幅，只能略述泰國高棉佛教的大概。

一、泰國：泰國政府於今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舉行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慶典大會，邀請中華民國、日本、錫蘭、緬甸、印度、高棉、寮國、美、英、法、越南、南韓、印尼、菲律賓、馬來亞、尼泊爾、澳洲、比利時、荷蘭、丹麥、芬蘭、南斯拉夫、瑞士、新加坡、檳城、南非等三十多個國家的佛教代表或政府代表，參加這個空前的盛會。此次大會，單就經濟一項而言，就用了四千萬銖（合美金二百餘萬元）之鉅，可見泰國政府何等崇奉佛教與尊重這個大會了。大會十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開幕，因泰國皇恩，連御醫賜，不能親自主席大會，着樞密院大臣摩萬碧他耶切（即柏翁他尼）親王主持揭幕典禮。自後每日由皇家供養二千五百比丘及各國高僧，僧人誦經祝禱，當日下午一時半，有二千五百男子剃髮為僧。泰皇為紀念偉大慈悲為懷的佛陀，特下令「大赦」罪犯；並禁屠放生及不正當娛樂；全國各級政府休假三天；泰國各地士女到皇家田禮佛參觀法會者，七日之中，近二百萬。

泰國是東南亞唯一的佛教國家，人口二千萬，出家比丘二十萬，沙彌四萬，佔全國人口千分之十二。大小佛寺一萬〇二百七十餘座。

佛教教育極普遍，有佛教大學二所，巴利文佛學院一千餘所，泰文佛學院三千一百餘所，每年考試者，十萬人以上。每一佛寺皆附設有國民小學，可說佛寺即是國民學校的大本營。佛教文化方面，有佛教雜誌十多種；每遇有電台廣播佛教教義活動，此外尚有佛教青年會，各種佛教會，均係在家佛弟子的活動團體。

泰國佛教組織嚴密，階級井然，自五品至一品的僧官有三千餘人，僧官最高為僧伽皇，次為一品僧伽王四個，一品僧伽大臣五個，（又稱僧伽五宰相）

其管理全國僧人事務之高級機構為：僧伽國務院；僧伽國會；僧伽法庭；僧伽衛生會。國務院下設內務、教育、宣傳、組織等四部。衛生會設有僧伽醫院一所，該院設備完善，有二千五百個病床，完全為僧伽所獨設，僧伽入院皆保公費。權最大者為僧伽國務院。凡院會設院長會長；法庭設最高主席；各部設正副部長及次長。全國分九省，每省設僧伽總督，七十二府，五百個縣，乃至鄉鎮等，皆有組織和僧官。這些僧官，由僧伽國務院通知泰皇陛下敕封，並由政府按級給以薪俸。

泰國國民每一男子，一生必須出家一次，（時間長短隨意）受正式嚴格的佛教教育，過一段比丘生活以為光榮，自國民小學至中學，在此十二年間，均沐浴在佛教的薰陶裡，每日朝夕升旗降旗，必須念頌依三寶誓詞與稱讚三寶功德詩歌。小學每週授佛陀生平史實一課，中學每週授佛教教義一課，如十二因緣、四諦等。其崇敬佛教之程度，於此可見一般了。

二、高棉：高棉只有四百萬國民，獨立不久，除佛教文化尚保存及受過去統治者——法國人尊重不加破壞外，棉國文化與國民生活，遠不及泰國；但棉國僧眾竟達八萬之多，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其佛教僧侶組織等與泰國相差無幾。棉國經濟不充裕，故其僧伽醫院設備不完善，病床只一百三十個，遠不及泰國。棉國上自國王，下至販夫走卒，皆崇拜佛教。這兩個國家，都是奉佛教為國教，泰則以佛曆為國曆，棉用西曆，此稍不同耳。這二國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精神有所寄託，故無暴動事情發生，共產黨徒想透透馬克思唯物思想，鼓動其國民革命，那是萬不可能的事。泰有我僑胞四百萬，佔泰人口五分之一，棉有僑胞四十餘萬，佔棉國人口十分之一，旅泰僑胞多崇拜佛教，棉則次之。

以上是我訪問泰國高棉兩個地區一點統計而已。佛教在信仰絕對自由的民主環境裏，它自然會向四面

八方擴展開來，絕對不會萎縮的。

現在反觀中共竊據大陸佛教情形，真是感慨萬千！中共八年來，摧毀佛教雜誌六十餘種，佛教學校八十餘所，寺院五十餘萬座，逼害僧尼三百餘萬做苦工與還俗之種種罪行，實罄竹難書。現就我親眼所見到中共一樁玩弄佛教的事實告訴各位，今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是泰國和高棉兩國紀念教主二千五百年慶典大會，高棉允許中共之請求，中共派持松義方二法師和郭鵬超紹武等四人為代表，到高棉祝賀，於大會的第四日才到達金邊，他們由共黨核心組織駐金邊的「商務代表團」安排在一座八層大酒店中，一般僑僧與僑胞欲見持松時，必須經過盤問、登記、領見等麻煩手續，否則即遭拒絕。他們出門時也要一群人守衛，恐怕他飛走。無論到那裏去，持松法師不作聲，只由郭鵬發言。曾有黃某及其法師等五人親訪持松，持松除報以可憐的目光外，只答「啊」「啊」翻翻眼睛而已。當他們離開高棉時，有一僑僧在機場問他們中間一個道：「現在大陸同胞的生活究竟怎樣？」環球日報「連載中共摧殘大陸佛教五大罪狀，究竟是否事實？」他只答出五句話：「大城市中的人民勉強可以生活，小縣鎮與鄉下人的生活較為痛苦；至於對佛教雖不能盡如人意，但比對天主教和基督教要好一點，總算還能保留幾座寺院。」這個團員由衷之言才說完，另一個監視人立即跑來，他們立即散開。持松名義上是一個團長，也許他不是共產黨徒，在高棉十一天中，沒有發過一次言，也沒有公開講演一次，我們訪問團一行六人，除應各佛寺與團體邀請應供與訪問高棉佛教界外，其餘都到處自由參觀遊覽，許多高棉佛教界與僑胞，都很詫異說：「大陸佛教代表團，到那裡都偷摸不得自由；你們的訪問團就不同了，到處公開講演、遊覽、應供、接見各界詢問，也不要人守衛，也無須著西裝的人站崗，也不問話、登記、與引見等官僚作風，所謂「自由」與「不自由」之分，我們於此可以見到了。」中共年來向各佛教國家大施宣傳，試問其摧毀佛教寺院教育刊物，逼害僧尼，能配與佛教國家的高棉，緬甸相往來嗎？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三祖信心銘義解題

信心銘，由四言一百四十六句，五百八十四字，長篇韻語組成，三祖鑑智禪師著。遠唐以後，以韻語述佛祖單傳禪要，以此為始。其所說理義精遠，攝盡如來一代藏經，祖師一千七百則公案為禪門古代寶典之一，流行最廣。歷代疏解，有真歇禪師拈古，道忞禪師著語，中峯明本禪師義解，及日本盤山禪師拈提，畫龍夜塘水等。義解收於中峯廣錄第十二卷，最能盡其玄奧，且為縝密所易解。

三祖名僧操，生處不詳。性好山水，隱於舒州皖山，傳二祖慧可之法。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往來山中，住所無定。隋開皇十三年，付衣法於四祖道信，大業二年十月十五日入寂，唐玄宗謚為鑑智禪師，塔曰覺寂。

義解者中峯明本，杭州錢塘人，姓孫氏，南宋理宗景定四年生，嗣高峯原妙禪師，元仁宗賜號佛慈廣慧禪師及金闕袈裟。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入寂，文宗賜諡覺禪師，順宗加號普應國師。所著廣錄三十卷，義解出於其中。信心銘古多註釋，惟義解闡明玄義，殆無餘蘊矣。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解題

本書略稱六祖壇經，遠唐大師六世法孫慧能大鑑大師，一生四十餘年間說法行實，門人法海等集錄。所說淵深同於佛經，故稱為「六祖法寶壇經」。計分行由，般若，疑問，定慧，坐禪，懺悔，機緣，頓漸，宣治，付囑十篇，外有附錄載六祖大師緣起外紀一篇。其言簡，其義豐，為欲知佛祖正傳禪要必讀之寶典。然就真偽而言，自古每有疑問，遑遑宗以本書與寶林傳付之一炬，杜絕流傳。由其內容觀察，後人所增加者非少，大體以六祖教說為

骨幹而編纂之，無可置疑。泉州佛在菴義諦禪師著禪籍志，謂：「今壇經乃當時門人所記，初無大師執筆親寫一字。是以真語偽說，難出其間，如群玉在瓦礫之中，非純全之書。雖七千經論，不無瑕玷。若壇經則附以考證，儘可行世。火炎崑崙，玉石俱焚，遂人是何心也。」是實至當之論。

益以本書刊本頗多，中國除曹溪原本外，有宋元明三本，日本最初為寬永八年（中野道伴）基於宋慶元本翻刻，復有萬治二年刊頭注本，元祿九年刊錄野翁編壇經肯綮，及天桂之海水一滴，青霄居士之講義等，此外尚有數種刊本，可知本書流傳之廣。關於研究真偽問題，則以松本文三郎博士之「金剛與六祖壇經之研究」為最著云。

六祖之傳記見於本書卷首行由及附錄緣起外紀，茲故略之。

禪宗永嘉集解題

本書一名「永嘉集」，又名「永嘉禪宗集」。禪宗第六祖慧能大師法嗣永嘉大師真覺禪師所著。本文分慕道志儀，戒慎奢意，淨修三業，奢摩他頌，毗婆舍論，優曇又頌，三乘漸次，理事不二，勸友人書，發願文十門，此中初三門為序分，次五門為正宗分，後二門為流通分，述禪定之用意，修心之歷程，且詳於修禪者宜慎身。意三業之儀軌，宋石壁僧行靖於各句間加以懇切詳密之注釋，闡明原意，即本書是。而本一度權唐末五代兵亂，歸於湮滅，僅高麗尚有殘存。宋之歸觀音傳中國。當時視為嘉教之書，日本叙山圓珍求法目錄有永嘉覺大師集一卷。近代流行頗廣，明刊本與日本寬永十一年刊本，內容相同，惟著作署名及二三標題少異，今依寬永本。

按傳，師諱玄覺，姓戴氏，唐永嘉（今浙江永嘉縣）人。幼而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觀之學。後因左給玄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共至曹谿參六祖慧能大師，僅一夜即受印可，世稱一宿覺。翌日下山歸溫江，宣揚祖意，學者輻輳，宗風大振。號真覺大師。唐玄宗先天六年十月十七日安坐而寂。十一月十三日，葬於西山之陽，塔曰淨光，勅諡無相大師，世多稱永嘉大師。所著除本書與證道歌一篇，皆行於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解題

本書略稱馬祖錄，輯錄唐馬祖道一禪師語要，未知何人所編，當為師之門人。師法語散見於傳燈錄，五燈會元等書，宋陳藏主纂輯古尊宿語錄，集為一卷，為四十八卷中之一，至明萬曆年，北藏主重修古尊宿語錄，遂編入大藏經。日本德川時代，長崎隱峯和尚據明本翻刻四家語錄，收入第一卷。所說能突入禪之玄奧，於一法下之森羅萬象，暢盡無餘，日面佛月面佛，非心非佛之公案，實師最初所提倡。當青原南嶽二大派對峙，禪風最盛時，馬祖代表南嶽派，門風之盛，可以想見，而本書實為窺見大師道風之唯一典範。

師漳州什坊縣（今四川什坊縣）人，姓馬氏，唐中宗景龍二年生，幼依資州唐和尚落髮。開元中，在衡嶽傳法院習禪定，參懷讓和尚，遂嗣其法。後住江西馬祖山（南康贛公山之異名），大樹法幢，宣揚祖風，四方學者，聞風而來，座下如雲，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就中百丈，大梅，鹽官，南泉，天皇等，皆膝下神足，法中麟鳳，法燈之盛，自達磨西來後實第一人。唐德宗貞元四年二月四日示微恙入寂，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塔號大莊嚴。世稱馬祖，又號馬大師。

洞山悟本大師語錄解題

本書具稱「洞山洞山悟本大師語錄」。蒐集曹洞派高祖洞山（今江西高安縣）悟本大師由發心時過水悟道後，或於新豐山（今江西宜豐縣）或於洞山為人度生一六十三年間之法語，歌頌，行實等。而其文章富瞻，家風嶺密，為可以窺見大師詞藻及真面目。唯一無二之書。日本寬文間，月披道印由諸書中輯錄大師言句，刊行洞山錄，其書多杜撰臆載，難以傳世行遠。紀州瑞龍寺僧宜默玄契撰之，

留一兩月，爲他舉行大佈施會，請他說法，這才答應他。因此高昌王爲他開了十八日的無遮大會，招集各國的僧俗，搭蓋無數的草屋，把所有的金銀珠寶，衣服食物，都一齊拿出來佈施，使得人人歡喜，最後連自己身上的帽子衣服都一齊佈施乾淨，再由大臣拿出錢來把衣帽贖回去，才能穿戴回宮，這是最大財佈施的榜樣。

什麼叫做法佈施呢？法，就是修行的方法，或是分析事理，一般的說來，就是知識。假如我所知道的佛法，或所有的正當知識，他人因爲不明白，或理路不清，而有求於我，我却奇貨可居，沒有代價就不爲他人宣說，這也是貪著，吝嗇。孔夫子也會說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就是法佈施。華嚴經上說：日輪出現於大地，先照高山，次照平地，再照深山幽谷，至於將沒，還照高山。佛陀的出世，是智慧的光明，先度菩薩，次度聲聞，再度緣覺，將要涅槃，還度菩薩。所以佛法是智慧的產物，猶如太陽，能照破大地的黑暗。佛法能照破人們心理上的黑暗，使人人破愚痴迷惑，認識真理，化除煩惱而獲得清涼。所以佛教徒，以法化人，而不責備回報，就是法佈施。

什麼叫做無畏佈施呢？畏就是恐懼和駭怕，他人遭遇到艱難困苦，害怕自己的生命喪失，或妻室兒女的離散，或因過失而遭到罪刑，中懷抑鬱，恐怖惶惶。假如我有力量，能解除他的痛苦，使他得到自由而歡喜快樂，這就是無畏佈施。再把他擴大一點來說：都如牛、羊、豬、雞、鴨一類的動物，他們也有靈感，他們將要被人類殘殺的時候，往往先有一種感覺，預知到他們將要受刀砧烹割之苦，而愁憂恐怖，我們佛教徒的戒殺放生，就是佈施動物的無畏佈施。

以上對於施已經講完了，以下再講佈施，和應時行施。行，就是實地的去做，做，還要適當其時，譬如冬天是施寒衣的時候，夏天是施茶水的時候，水火刀兵的劫難，或貧人的疾病，你知道了，而且有這力量，就應該及時去做。假如鄰居遭到火災，等你招集有關的人，開一次會，推出代表來，再去救火，人家已經燒完了，那就不是時候了。這是第一句應時行施。

第二句無輕慢心。第三句，歡喜而與。第四句，不希果報。這三點是行佈施的心理和態度。就是說：修佈施不要先存一個希望人家感謝的心，也不要存一個，我這樣的佈施，菩薩必定保佑我將來有千百倍的收穫。在佈施的時候，還要尊重對方受佈施的人格，所以你要佈施他，要不存輕慢他人的心，在態度上要歡歡喜喜，恭恭敬敬的送給他。像這樣的修佈施，就是菩薩發心，菩薩的行爲。所以佛說：菩薩成就四法得富貴身。

修佈施，既然是爲的得富貴身，如何能說不希果報呢？這種就有不可思議的哲理存在了，佛說因果，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絕對不會有因無果的，但因果該通三世，固然不會因你希求果報，馬上就有感應；也不會因你不存希望，就喪失去酬報。祇是既以學佛爲目的，而修佈施，心量就應該擴大，佈施了就是果報，這畢竟是一種小人心理。行佈施的因，得富貴的果，這是必然的因果律。何況儒家也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佛陀將所得富貴的因果道理說完了，再說四句偈語，使我們便於記誦。經上說：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應時行施無輕慢，歡喜施與不希求，能於此業常勤修，所生常獲大財位。」

這四句偈語，把前面所講的道理，都包括在內，很好懂，不必我再囉嗦了，下星期一再會。

師傳曹洞正脈，安貞二年歸，入京廣建仁寺。天福元年，弘誓院正覺尼等創伽藍於宇治，名觀音導利院，與聖賢林寺，請師爲開山第一祖。開禧堂，立義重規，創精藍於越前之志比，號吉祥山永平寺，請師爲開山始祖。其清規以天童爲法，決桑林規範，至師而集大成。實治元年，副元帥平時賴諸師至錄倉，朝夕問道，遂受菩薩受，執弟子禮。後嵯峨上皇，閉師道譽，賜紫袍及師號，師再三固辭，優詔不許，不得已受之。建長五年夏，示微恙，八月入洛，二十八日夜，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五十四年，照第一天，打箇浮跳，胸破大千。哦！渾身無着處，活陷黃泉。」投筆怡然坐化，壽五十四，法臘四十一。弟子懷英、僧海、詮慧等，皆膝下神足，法中麟鳳。所著書有正法眼藏，永平清規，學道用心集、寶慶集、語錄等行世。明治十三年，賜諡承陽大師。

義雲和尚語錄解題

本錄乃日本曹洞宗鼻祖永平道元禪師四世法孫義雲禪師遺錄，上卷所收，自正安元年越前寶慶寺開堂，正和三年，永平寺入院之上堂語、小參語、法語、偈頌、贊等。延文二年，法嗣覺希和尚校勘刊行。下卷則爲拾遺。正德中，寶慶寺住持龍堂和尚，拾輯寶慶永平二會語錄中漏未載入者爲一卷，更參以山道白所刊義雲和尚語錄，於正德五年，上下合併梓行。其所收上堂語、小參語、贊、偈頌、正法眼藏品目頌，並龍堂撰義雲和尚略傳等，於和尙一代八十年間之語要，細大不遺。言言句句，發揮默證之真宗，節節章章，傾吐密證之玄旨，曹洞真髓，可謂無餘蘊矣。

按義雲爲京師緒神裔，以建長五年臘月生。幼入京都之教院禪寺，學華嚴法華疏抄。二十四歲改衣，至越之應福寺，謁寂圓爲弟子。隨侍親炙，殆二十載。永仁三年，四十三歲，入堂得法。正安元年，寂圓入寂，受其遺囑嗣席一位十有六年。正和三年，永平義演禪師遷化，同年，大檀那藤原出雲守通貞，請爲永平第五代主，守塔又十有數載。道風甚盛，遠近皈向，緇素踵接，座下常滿千指。晚年讓席於嗣子曇希而養老，正慶二年十二月示疾入寂，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全身塔於吉祥山，號曰靈梅塔。語錄二卷，即本卷是。

禪的思想

一、禪，教，宗

禪非是思想的，但思想有關於禪。但古來的禪學者嚴禁思想代表的說法，因此，不可能把禪納入於思想中。雖然禪不是思想的方面，但禪與思想是有特別關係的。然而禪究竟在那兒？就是禪與思想有本質的關係，因為禪拒絕把思想納入他的領域內，所以不可承認思想代表禪，於是構成禪與思想分別的根源。

要以廣義說明禪，教，宗的關係，不可不先明瞭禪的種類。廣義的禪：所謂外道禪，小乘禪，大乘禪等的區別。在大乘禪中又分別為如來禪與祖師禪。主峯宗密更以三宗配合三教，即思安修心宗，泯絕無寄宗，直顯心性宗。這個配合教家的相宗，與禪無寄宗，把禪的思想與教家的密切關係，禪與思想的關係，就是祖師禪與佛教教理的關係，禪與教的關係也盡在於此。禪是實現佛教教理的，是側重在行。一般佛教教理於禪定與禪慧所體認的理論的表現，遂發生各種教理觀，四諦觀，空觀，唯識觀。非特是理論，是以禪的體驗為根據，成為各宗所示教理體系的究竟地，理想概念的涅槃，畢竟空，一心，法性，真如等，都是假設的智性對象。禪定在把握智慧的對象，實際體驗才是智慧的對象，不是識的對象，智與理性為對象，識與事相為對象，而能於智與理，能所主客對立當處，體驗出能所不二，便有理智融合的當處的真實。這樣看來，理論的教與實踐的禪的關係，可說是一體兩面的密切不可分的，教屬於思想的領域，構成禪與佛教思想的關係不相離性。禪與教並進，佛法才能興隆。末法時代眾生，不特教家都理顯於經教，研究分別名相，不從實踐道努力。使宗師便落於野狐禪。真參實究者少，達磨大師早經預測道：達磨傳

「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展轉至我

東初

我，我今授之於汝，汝善護持，勿使斷絕。並授汝袈裟，以為法位，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唯恐後世以我與汝異國，或不信師承，然時汝當以此定其宗趣。吾逝後，法雖大榮，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這是達磨洞見了末法時代的趨勢所作的警告。時至今日，正是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野干競鳴，佛祖慧命焉得不喪，法門寥落，能不悲夫！

禪是佛法的總府，不可以定為一宗，一切宗派都有所依的經典，唯有禪家則否，撓燬經典成為禪家獨有的風格。這是經前一句，千聖不傳，冷峻自知的境界，永嘉大師說：「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這裏的宗與天臺宗，華嚴宗，是名同而異其旨趣，這個宗又為空，空是一切教觀的根源，也是智慧的根本，沒有智慧怎麼能說教呢？這是禪、教禪宗的區別。

二、空，一心，圓融

佛教思想根本的特徵，就是空的思想，空是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思想發展的總結。成為大乘佛教的根抵。大乘佛教經過南北朝時代盛行的研究，從菩提達磨東來隋唐初年間，其發達到了絕頂。遂成為中國大乘佛教教理建設的基礎。其次，就是一心思想，這是空的思想反面的真理。基於空的思想發展所組成一大系統的教理。這與達磨祖師倡導禪，同樣的發展，進一步成為批評空的思想主要地，認為諸法理體不惟未空，並且究竟實在的存在，這便是天臺宗實相論產生，以自心的思想，對存在，的實相加以價值批判，存在即是心，實在即是法，身，把它具體化的發展，樹立華嚴系統的真理如緣起論。而這兩系統思想都屬於實踐的方面。一心以接近吾人現前意識為對象，這個常對實相論的批判，因此，遂使天臺宗的實相論與華嚴宗的緣起論，同為發揮大乘佛教究竟的真理，稱自宗為一乘圓教，

說為佛教根源，顯示佛教終極的地位。中國佛教思想發達到最高峰，就是空，一心，圓融的思想，於此得知中國佛教思想理論展開的重要關鍵。

天臺教理大成的時代就是禪宗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璨時期。華嚴教以帝都為中心，開花完成。適於禪宗六祖慧能的在世。更於整頓天臺的典籍，從慧能的弟子青原，南岳，荷澤時起，次代馬祖，石頭間。又對華嚴學整理時期，其體系便入禪宗思想，為禪宗黃金時代，就是百丈，南泉，藥山，黃檗，雲巖等輩出世時期。這時佛教最高理論最為發達，禪宗握住這個時機同時並進，以整頓的步驟，完成建設大成。同時同屬實踐方面的淨土佛教，律宗，密宗，也於這個時期，各各張開門戶，佛教思想全體風行於整個大江南北。

中國佛教思想最高概念的代表，就是空，真如，實相，中道，一心，心性，法界，法性，圓融等。這些思想大體可分為空，一心，圓融三大系統，而且這空，心，圓融三思想發展的階段，相互關聯，完成組織教理的體系，今可略言之。

以此三系統代表中國佛教思想，亦不為過言。同時此三系統亦可包括其他一切思想；即以空的思想系統而論，即包括實相，真如，中道，法性，等。圓融的思想系統，總括如來藏，佛性，心性，法界，等思想。要以此三系統，分別教理史上的宗派。則空要約無性說，即為三論宗教理，空，假，中三諦圓融，即為天臺教理。一心與真性同體，即真如緣起論，即為華嚴無盡緣起教義，而空，一心，各有其立場，在大乘方面，雖屬三乘佛教，天臺華嚴教理來說，圓融依圓滿的思想，同屬於一乘圓教的立場。換句話說：空與一心為資料，契機，構成圓融的思想，這是一乘佛教根本的特質。是中國佛教思想光輝的成果。而這三系統的思想於禪宗是如何的關係，於此益見。

三、無，自，是

禪宗，屬於三論的一系，學者間常說：這是未十分理解的說法。禪，立於否定一切遮詮的立場。明顯的是屬於空的思想一系。特別當六祖慧能大師常以金剛經，般若心經為見性悟道補助的法門，歷代祖師多以此二經發揮禪門的本義。而禪宗又多使

用「無」爲表現空的思想。說什麼「無一物」，「無佛性」，「無心」，「無念」，這都是「以無字爲表示其極處，六祖壇經說：「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然而禪宗在否定其極處，有其更高的肯定。三論落於否定的思想，沒有最高肯定思想的建設，這顯與禪不能同日而語。傳心法要云：「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即是佛。」以學道入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所以對禪家所用的「無」字，應有特別體認，不是有無的「無」，「無」的一字是象徵的使用，這是空的思想一大特換點。

就一心而論，若以禪的領域或禪的立場論，關於禪的本質是有極重要的意義。三界唯一心，該爲觀念論的用語，心田或心地關門，爲實踐的表現。若識得心體，則大地無寸土，爲形而上學的用句。其他如即心即佛，即心是佛，心印，好心，傳心等，都屬於心的表現禪語，此類不勝枚舉。特別菩提達磨以佛心爲宗，以藏識爲論，以楞伽經爲心要，並以此授與二祖，這時的禪門所作的安心法門，觀心論，無心論，證心論等的文章，當真諦三藏所未於一心思想的教理，攝取得最多。然而禪宗次第把心字改爲自，或自己。以一心爲自心，心性爲自性，即心即佛爲自心即佛，心地究明改爲自己究明，如此，這「自」的一字運用於當時禪門。

其次，要觀察一乘圓教的思想，一乘的觀念，在三祖僧肇的信心銘，強調圓滿妙用，這是衆所咸知的，圓融無碍的思想爲一乘教的特徵，也是指示禪的極致階段；如洞山五位說：顯示正偏回互圓融無碍。臨濟的四料簡，也是顯示主賓與奪無碍圓融。當時滄山，仰山間，以圓相表示禪意，顯都與圓融圓妙的思想有關係。然而這些圓妙的意味，在禪宗的圓熟時候，即以「這個」爲代替。如所示「是法，是一物，這個，那一物，是心是佛」，以代名詞具體的指示極處，並且極爲普通，一卽是一切，一切卽是一，無碍圓融的思想，所示的極端的圓融，這是一禪的思想表現一大特色。因此，禪宗，可說爲空、心、圓，三系統思想總匯表示的宗意。也就是從一般大乘或三乘教的立場進展到一乘圓教的立場。而

大乘教談於抽象的理論，故以「無」代替空，以心代替「自」，以「是」代替圓，浩浩蕩蕩的本來面目，具體的顯現出來。於此可見「無」爲表示論理的立場，「自」爲體驗的立場，「是」爲表示實踐的立場。

在禪家，對這個空、心、圓的三系統的思想是從理論組織體系而體解，是實踐體證的問題。在把握這個法的生處，即不會忘懷禪的本來面目。於是禪成爲實行的理論，實踐的思想，實現生命的眼目，非是否定的思想，是最高度的肯定思想，這個最高的肯定，就是要我們永遠的把握住我們的活潑的生命。

四、佛心（佛性），實相，

「以心傳心」，是禪的命脈，因此有人誤解禪屬於唯心論系的，這顯屬誤解。今以禪的「佛心」與天臺的本體（中），及華嚴的本體（一心）作比較說明實有必要。

以二者所依據的經典，都屬實相論系。禪宗引用的，一般若經，法華經，心經等，是屬實相論而非唯心論。禪宗常採用「法華經，維摩結經；不消說，法華，維摩，是專明諸法實相的，當然屬於實相論。初祖達磨授與二祖的楞伽經，雖說是唯心論系，然這不是禪的正統派所依的經典。

二、無的思想，一切佛法與心同歸於「無」。所以其實「無」屬於於本體，屬於實相論，不是唯心論。是以「空」「無」為本體的實相論，當以禪的大成者六祖為最適當，特別是南禪，八祖由金剛經應無所住而悟道，這屬實相論殆無異議的。慧忠國師，永嘉大師，黃蘗，臨濟，洞山，藥西，道元，夢窓國師等；雖都以唯心論語句，發揚宗意，然其意味所在，還是屬於實相論，亦是唯心論。黃蘗的傳心法要中「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在宛陵錄中，雖有故「知一切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福，盡由心造」等語。但在其他地方，却說「無心」，要以「無」代為空無的思想，這就不可能斷為「唯心論」。道元禪師，雖有「三界唯心」等語，然其所謂「心」，是指「諸法實相的心」。所謂「有有心的心」，有無心的心。有有身的心，有無身的心，有身先

的心，有身後的心」。真的唯心論沒有這個意味。在禪家也有人把佛心當爲唯心論的，圭峯，宗密大師，他屬於荷澤宗，又同爲華嚴第五祖，在他所論的佛心真意上，不可能屬於禪的本有思想系；所以在佛經中，所用唯心語極多，不能一概而論都屬唯心論系，這應該特別注意的。

四、天臺於色心完全為平等。禪宗於認識論上，認為心於本體論上為特殊的地位，心於一切法有直接的關係，包括一切法。於是認識論與本體論有極重的關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等，這該屬於認識論。於是同為「一心一切法，一切法一心」，禪與天臺的意義不同。禪的心有時類似華嚴的一切（唯心）處。但其極致指端，還是屬於實相論。

五、天臺的「性具染淨」，即所謂性惡說。但在禪是「染污即不得」，一法不立，都是清淨。此很與華嚴相似。然此心淨說，非是從華嚴系而來，直接從般若系而來。

六、天臺本體是靜的，禪的本體是動的，常在活潑地有化無化變動中。

以上依天臺的比較，說明禪宗的心（佛心）的特色。再就華嚴立場的說明：

次就人心而說：禪的人心與華嚴的人心是怎樣的不同的呢？同時，又對本體的佛心立於何種關係？禪屬實相論，其所說的心，不過為一蘊的要事，其實不同於本體佛心。禪的本體，是超越了心的範圍，立於更高的或有的境地，非是「唯心」的。然華嚴本體是唯心的，人心與這個同一本質。起信論等說：人心——衆生心與佛心同質同一，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這是華嚴經的名言。在教方面，心與性（自性——佛性）殆沒有差別，但禪宗有時嚴格的區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是此意。夢意國師夢中問答集中說：大乘法門，皆談自心是佛，但不說見心成佛，而說見性的差別。從前自心是佛，但不說見性成佛，而說見性的差別。國師說：譬如到了冷的時結水成冰，暖的時化冰為水，迷時結性為心，悟時融心為性，心性本同，由於迷悟而有差別。忠國師這樣的解答心性，也是一往之說；但諸大乘經中談法性，諸宗義理很有差別，禪門屬於教外別傳，說見性，而不說見心，這是特徵之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解題

· 李 世 傑 ·

一、各品的大意

此經的內容，分有八卷八品，翻譯的人，是姚秦的「竺佛念」。此經的所屬部類，是被攝收在大乘律部種面的東西。八品的大意如下：

(1) 集衆品。一時，佛重遊於頻毗沙羅(Bimbisara)王國的道場樹下(成道的地方)的時候，重放四十二光明，猶如往昔。此時，十萬的諸大菩薩，都到場來，請佛說起佛本業(十地、十行、十回向等)的事。東方世界的敬首菩薩，即入十方佛刹，向一切諸佛，問着這個法門。世尊乃以神力，使其百億分身，都到了二十八天化生的佛刹，來講說着這個法門。諸佛子等乃至天人，看了這個莊嚴的境界，都到了道場樹會，來聽着世尊的說法。這是集衆品的大意。

(2) 賢聖名字品。敬首菩薩問起賢聖的名字和菩薩行一事，佛則說了四十二賢聖的名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無垢地、妙覺)。一切諸行的功德，都被攝在這四十二門中，就中，略說了初發心住，則：須修十信心(一心具十種，則成爲

百法明門)、發無量願、修十波羅蜜、三空等功德、受持十不可悔戒(等於梵網經的十重戒)等等，這是初住第一人所應該要行持的東西，由此，再漸增廣，從其他九住、十行等，而至於無垢地等不可思議行。這是第二品的大意。

(六種性)

(六堅)

(六忍)

(六定)

(六觀)

- (十住) 習種性 堅信 信忍 閉慧 習相定 住觀 銅寶瓔珞菩薩字 (十八)
- (十行) 性種性 堅法 法忍 思慧 性定 行觀 銀寶瓔珞菩薩字 (十八)
- (十回向) 道種性 堅修 修忍 修慧 道慧定 向觀 金寶瓔珞菩薩字 (十八)
- (十地) 聖種性 堅德 正忍 無相慧 道慧定 地觀 琉璃寶瓔珞菩薩字 (十八)
- (等覺) 等覺性 賢頂 無垢忍 照寂慧 大慧定 無相觀 摩尼寶瓔珞菩薩字 (十八)
- (妙覺) 妙覺性 賢覺 一切智忍 寂照慧 正觀定 一切種智 水精寶瓔珞 (十八)

其次，四十一心中的所行法如下：

○十住心

○十回向心

○十地心

○入法界心

○所觀法

○入法界心

○所觀法

○入法界心

○所觀法

① 四弘誓 四正法 二諦正直 二十無盡願 學佛不思議變通

② 四念處觀 四如意足 五神通 十善 集菩薩眷屬

③ 十一切入 五根 四不壞淨 十二門禪 重修先所行法門

④ 八勝處 五分法身 三相 三十七道品 周觀一切佛

⑤ 八大人覺 八正道 五陰色 十六諦 與無明父母別

⑥ 八解脫 七觀擇法 十二入 十二因緣十種照 入重玄門

⑦ 六和敬 五善根 十八界 以三空智觀三界三習 現一切形相

⑧ 三空 四化法 因緣 無相大慧方便大用 二種法身具足

⑨ 四等法 三世十二因緣 二諦空 四十辯才 無有二習

⑩ 六念 菩薩三寶 中道第一義諦 二習無明盡滅受大職位 登中道第一義諦山頂

在第四十二心的續後，說有：(一)吾先於初利天說十觀名、(二)吾先於焰天爲諸天說凡夫十行、(三)吾先於第四天中(兜率天)廣開此凡夫十行法、(四)吾先於第六天(他化自在天)說十地導化天人、(五)吾先於第三禪中集八衆，說一生補處菩薩入佛華三昧定百萬億偈、(六)吾先在此樹下說法界海等及句語，這是指着說華嚴經的意思，因此，此章是好像縮少了華嚴的樣子。又，把第十向的中道第一義諦觀，叫做「相似」，把初地以上，

由於三觀心而入一切地的叫做「正觀」，三觀的內容如下：

從假名入 空二諦觀 方便道，由此二空，而入中道

從空入假 名平等觀 中道第一義諦觀 雙照二諦，心心寂滅，無相法中，行於中道。

天台立五十二位，是從此經而立的。因為它（此經）乃有了三諦觀的關係。

其他，說有「退」、「進」、「般若正觀」、「常住不退」、「法性身」、「應化法身」、「世間果報名數法」、「無明煩惱」、「三果業果」等，等描寫得非常簡結。

(4) 釋義品。此品是陳述了賢聖一一相義的東西（四十二心的義相）。先說菩薩的「體義」次說相義，末後說：吾昔第四禪中，為八億梵天王，說寂照如來，無心無色而寂照一切法，這一小節是指着梵網經的說法的吧。

(5) 佛母品。先說三諦（有、無、第一義），次說頓覺之法，無明和心之一異關係，菩薩行道之久遠，最後說到十信的問題（一信具十品，而成百法明門，百法各具百心，而成千法明門，千法中更有千心，而成萬法乃至無量明），這是此品的內容。

(6) 因果品。佛向敬首菩薩，說了「因果二相」之法。因是「十波羅蜜」，果是二種法身。十波羅蜜，各有三緣，能生「七財」「四攝」「四辨」「四依」等行，又能除「五蓋」「四食」「四生」等一切不善。十種三緣如下：

施三緣	財施 法施 無畏施	戒三緣	自性戒 受善法戒 利益眾生戒
精進三緣	起大誓之心 方便進趣 勤化眾生	忍三緣	忍苦行 忍外惡 第一義諦忍
禪三緣	定亂想不起 定生一切功德 定利益眾生	無諦	照有諦 中道第一義諦
願三緣	自行願 神通願 外化願	方便三緣	進趣向果 巧會有無 一切法不捨不受

報通
修定通
無垢慧三緣
一切種智
變化通
變化智

五賢菩薩所修證的法性果體，是心行處滅的東西，這叫做「果極法身」。同時，如影隨形者，是應化法身。果身「常」故應身亦「常」。菩薩二身，都是無常的，凡夫也有「報身」與「方便」二身，報身不共有，方便身是一切眾生所共有的。其次，佛的功德身，有十號、十八不共法、十力等無量德。又，一果體相，有無量義，「義」有無量德，德有無量名。常樂我淨，十八不共一切功德，皆名義果（又為果果）。義、德、名之三，是為教化而有的三句義。以上是因果品的內容。

(7) 大眾受學品。佛勸文殊、普賢、法慧、功德林、金剛童、金剛藏、善才童子等七菩薩，對其各自所領大眾，應受觀學這法門。佛提示道：「若一切眾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為本，住在佛家，以戒為本」，一切戒的根本，是三受門，住：攝善法戒、攝眾生戒、攝律儀戒。又說三品戒（上品戒、中品戒、下品戒）、十無盡戒（則攝律儀戒、和梵網經的十重禁戒相同）、八萬威儀輕戒、自十住心至於妙果等等經過。最後，說着過去現在之說法情形（說了入六入法門的人數和說法處）。大略如下：

- 一、初得道時，在此間，說十世界海法門——九十億人。
- 二、普光堂，說十佛國土——百億人。
- 三、帝釋堂，說十住——五百萬人。
- 四、焰寶堂，說十行——千萬人。
- 五、第四天法光堂，說十迴向——十恒河沙人。
- 六、摩尼堅，說十地——百萬恒河沙人。
- 七、祇洹林，說入法界品——十二恒河沙人。
- 八、此第八會座，六入明門——一切大眾。

咐囑此法。時，金剛華問說法順序之事，佛答道：「第一要授佛、法、僧、戒四歸，然後要授十戒，其次要供養法師，猶如婆羅門之火，然後，要說菩薩之本行。大家聽了歡喜奉行，作禮而退。」

二、本經的立場

此經是後於華嚴經而成立的，下列六點，可為其證。

- 一、說有四十二位之事。
- 二、十方十林刹，十精進佛的十首菩薩之名目。
- 三、說有十波羅蜜。
- 四、前有七會說法，而以此經為第八會。
- 五、把初利天、焰天、兜率天、他化天舉出有兩次，而作為四十位之說法地點。
- 六、寫有文殊乃至善財童子等七菩薩之名。

一方面，此經是繼承了梵網經的東西，因為，它裡面說有十重禁戒，同時又把四十八輕戒的意義，擴張為八萬威儀輕戒的關係（但，內容却無詳述）。又，以十重戒為「攝律儀」，另立有積極的攝善法（八萬四千法門）和攝眾生，而統一為三受門，這是戒律思想的新發展，是以「戒」為行為準則（原理）之具體表現。又，把三歸加了戒歸，而成四歸一事，也是新色彩之一。其他，說有「四依」之事，是和涅槃經有關的表現。經中的「有空中」三觀、凡夫二身說等等，在教理上，是足可注目（有價值的）思想。

本刊推薦 曼濤法師新著

「雨裏的靈魂」

定價：壹元五角

函購處：田中佛教蓮社

佛法與「心理治療」

雲 僧

美國有名的作家卡內基 Dale Carnegie 曾這樣寫道：「關於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有一個最驚人的註解，那就是醫院裏的病牀，半數都被神經病者及精神病者佔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多的人，自甘在前憂後懼的千鈞重壓下，屈服、墮落。」由於這一生活真相的報導，我們不難想像：現代美國人們心理已趨於不健全，不衛生的狀態，亟待一個更合理的高尚宗教來給予他們心理上衛生的治療。以一個最科學，最民主的美國，其人們心理尚且如此失常而駭人聽聞！則證明了科學的發達，並不能祛除人類心靈上的苦痛。換句話說：科學的進步，充其極，只不過滿足人們生活上的一時的享受，而不能彌補人們心靈上種種的憂懼與悵惘。倘若將物質的發明，運用到戰爭殺人的武器上去，則對於人類生存的威脅，更是功不償失了。

本來，人類的生存，不只是生理上物質供應的需要，而心理的性靈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求得兩者的平衡，才能使生活臻於安樂和幸福。倘若偏廢一邊，則生理上物質過分的享受，並不能彌補心理上的痛苦。舉例說：一個經濟富裕的人，他的物質生活可以任意揮霍，盡情享受，按理應該心情永愉快，毫無憂苦，可是，事實不然，因為物欲的享受，總有竭盡的時候，一待樂盡苦來，則內心的痛苦尤加難受；何況物質有限而人類的欲望無窮。依佛法說：凡是動物都有生理和心理兩種不同的生活，不過人類屬於高等動物，其心理的自覺較高於其他動物；低級動物特別是屬於生理方面的強求，而心理的一面也就隱晦不顯了。但是人類中也有層次的不不同，如學養較高的人，以為心理的健全要超過生理物質的需要，有時當兩者不可得兼的時候，寧可犧牲物質的滿足，也要保持心理的健康。可以說：要求心理的健全，是文明時代的特徵，與古代野蠻的只求各人生理本能上求得生存，有著根本的不同。

人類既有生理與心理兩者不同的生活，則人類痛苦的产生，也是由這二者不全而來，所謂是：「身苦和心苦」。尤其是心理的憂苦，才是真正痛苦。這如普通人只以為人類一切的痛苦都是由生理上感而來的，殊不知心理的不健全，才能影響到生理病態的發生。這裏我們可以引用最近出版「現代人生必讀」中之「氣出傷身，吵得傷風」一文中，得到事實的證明，關於前者該文大意是這樣說：

「一位女太太的一雙纖手，因為患了濕疹，跑去找醫生。說也奇怪，這位高明的醫生，並不給予她醫藥的治療，而介紹她去請一位心理病學家。那位心理病學家仔細一看，斷定她的病症由於激怒而起。她的惱怒一直抑壓在心底，終於從皮膚上表現出來，成為濕疹。……她明白了這一病症的起因，於是就回去與她的兄弟大吵一場，洩了心中的怨氣，過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她手上的濕疹完全消失了。」

其次關於「吵得傷風」一節文中，讀了使人對於不適意事情生起時，再也不敢遷怒了。因為心情的發生激怒，就能在不知不覺中感染傷風。這證明了一種感情的衝動與普通傷風有著密切的關係。該文據費醫學院的 L. J. 沙爾博士說：「感情衝動對於喉鼻間血液循環的影響最大，同時影響着腺分泌。這些因素使喉鼻間的黏膜過份敏感，所以容易遭受傷風病菌的襲擊」。這是心理影響生理病態生起，在醫學原理上的有力證明。同時他又舉出很多事實例證：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富勒醫生曾遇到這麼一位女店員，二十五歲，她鼻尖強得紅紅的不通氣，連頭都漲得發痛，可是溫度卻很正常。這症候開了有兩個星期還沒好。問問她，說是跟未婚夫與狼狽地吵了場嘴就這樣病了。傷風才治好接着又犯了，這次是跟她媽媽一生氣，因此傷風又來了。這位女店員經常傷風，不是為了吵架就是為了生氣。後來富勒醫生查出這不斷傷風的病根，是在她肝火太旺。直等到她懂得溫和靜靜，從此鼻孔通順，不再打噴嚏。

「也不再傷風了。」該文作者所以結論說：「古今完人勸世人毋暴毋躁，休恨休惱。這並不是道貌岸然的空話，而實在是處世修身健康經驗之談。」

從上面幾段文看來可以明瞭近代西方人士對於疾病的治療，並非端賴醫藥的診治，部份由於講求心理衛生而能促使疾病的復元，進而達到生理上的健康。換句話說：要想生理上保持永久健康，必須先將心理健全起來。由此我們深信，科學愈發達，而佛法對於人類日常生活更為需要。因為整個佛法就是對治我們心理疾病而施展的，佛陀利益人類的良方，在佛陀智慧的眼中，人類都患著種種心病，被那無數的煩惱所縛着，墜落於重重邪見的迷網中，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或許有人會懷疑吧，我們那裏有個個都是患著疾病的人？未免過甚其辭。他察察人人的罪愆，往往不善觀察自己的錯誤，但是這一道理我們可以從人與人相處之間，逐漸的體驗出來。在我們四週圍的人有的愛財如命，有的是愛發脾氣，有的是喜歡花花草草，有的是目空一切，氣傲萬丈，……這些人能說他們心理是正常的嗎？是沒有毛病的嗎？這雖然不是個人的心理不健全，若不以合理的方法去對治他們，則愈演愈烈，影響自己身心還屬小事，妨礙家庭社會的安樂和幸福，關係太大！不過這些微細隱微的事情，在人們的瞶瞶中看來，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人們覺得無厭，喜歡鬭爭，反常的事情已不足奇，而且視為正常，凡不反常的，反被認為反常了。

人們既有種種的心病，則不應諱疾忌醫，應該接受佛陀慈悲教義的洗禮，遵循佛陀的言教，去努力實踐，從淨化心理求得生理上的健康，再由身心淨化而做到自他和平共濟，則人類真正的幸福與和平才有希望。約佛法的深義說：人類現前所遭逢的這苦痛的人生和多難的世界，是由於我人過去生中的心理不健全所致。所以要想謀求人類的和平和幸福的人生，也唯有先從心理改造下手，佛法特重於心理建設目的也就在此。上文曾說到人類心病的病態是由於煩惱的重重縛着，這一心病的苦痛，並非世間任何醫藥所能治

德，必以佛法中所指示我們的那些道德的，善良的動念和行為，來糾正我們一往的迷謬錯覺，來診治我們心理病態的大患。佛經上說：人類的心理，如「猿猴得樹，騰躍踴躍」，無有片刻的休息，無時無處，不在內執自我，外貪塵境的，這一執實的虛妄心理，由於各人的個性不同，因此與心同時生起的煩惱也有輕重，多寡的差異。儘管如此，但在佛陀慧眼的觀察之下，主要的可以分為三大類：即平常說的貪欲，瞋恚和愚癡，這一與生俱來的三毒禍害，不知沉溺了多少苦惱眾生！

貪欲的心理，它成為有情界有生以來的強有力的一「自體愛」和「境界愛」的主動力，有情的生命一俟出現人間，他就有維護這一色心和合的生命自體，不受飢寒逼害痛苦的本能，這一生存的生命自體，不獨人類這樣，即使最低級的動物莫不如是。但如何能免除這一飢寒苦逼的生存威脅，這必須生活資具沒有匱乏的恐怖，求得生活物資的裕如，這是人類生活上（衣、食、住、行）最基本的要求，佛法認為這是契理合情的，因為無意義的苦行生涯，到底不是佛陀所重視的。可是，人類的貪欲却是無止境的，一些貪欲特盛的人，他們為了名聞、財利，而以投機取巧，圖積居奇，貪賦狂法，種種不合理的勾當去妄取非法的名利和地位，有時甚至殞身失命也在所不惜，像這樣不以自己知識、技能、血汗換取得來的財位，其結果無不是身敗名裂，為社會所遺棄，受國家法律所制裁。如此去貪求名聞、財富，所得來的後果，與他起初所希願的真是適得其反了。進一步說：一個家庭的內和，夫妻們的爭吵，兄弟姊妹的不睦；社會上的盜竊、仇殺，彼此間的相互欺詐、哄騙；國際間的糾紛，強凌弱、衆暴寡的種種不平現象，無一不是以這自我出發點的貪欲心所縱使。大智的佛陀透視了這一點，針對於此，就以戒學作為治貪欲的唯一良劑。戒學主要的目的是能止一切惡，行一切善。可是這善惡行為的表現，導源於內心的發動，心意向善的一面發展，則所作所為，就能自他兩利和樂共存。所以在八正道中第一就是「正見」，以此正見為根本，對於世間一切善惡因果、事理，作一番正確的信解，進而通過

理智的思考、抉擇——正思維，立意表現於生活行為，使身心意三業一切皆能趨於合理化。這一身體力行的戒學，即是「正業」、「正語」、「正命」。正業就是不殺、不盜、不淫（邪），以及一切合於道德、倫理的行為。正語是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和一切惡語、愛語。正命就是合理的正常經濟生活，使其經濟能做到量入為出，避免無意義的濫用，和一味慳吝，因為生活過分的靡費和奢侈，一待經濟來源有匱乏之時，可能生起種種邪念，以不合理的方法，獲取非法的錢財。若一味慳吝，不但不能供給家屬的施用，社會的慈善作福，即使自己受用也吝吝的一錢如命，像這樣，雖則擁有萬貫的家財，試問：與自己有何益？對家庭、社會，怎能獲得和睦與安寧？因此戒學確為斷除貪欲的利器！

其次，菩薩乘中多以布施法門對治貪欲的，布施是以自己的知識、技能、物質，無條件的去幫助他人，救濟他人的需要，解除他人的苦難。這是約菩薩利他善行表現說。開乘中對治貪欲的心理，多約厭離說，如教人修習「不淨」、「無常」等觀。我們環顧宇宙間一切動不動法，沒有不是敗壞、無常、不安之法。我們向內觀察到心理上的喜、怒、哀、樂，無有定時，生理上的老、病、死苦的威脅，人生的悲歡無常，財物的五家（刀兵、水、火、國王、逆子）共有，時代的動亂不安，如此去作一番精確的分析，還有什麼值得貪著呢？所以動修習佛法中的這些法門，確實能斷除我們貪欲的，但是人們不肯依佛法去做，當然也不能獲得其中利益了。

佛法心理治療的根據，建立在心能造萬物的原則上，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一個易於遷怒，性情暴戾，動輒大發雷霆的人，這是他內心的瞋恚煩惱在作祟，要制止這一瞋恨心的生起，佛法說：一方面觀察瞋恨心的過失，一方面要培養仁慈、悲憫的心境。因為一個內心充滿了和平、仁愛、寬恕、鎮靜的人，他為人處世的態度，無不具有親近、和藹、溫良的美德，以這樣的善淨的心情待人接物，瞋恚的感情衝動自然也就無

法乘障作亂了。

瞋恚的過患很多，如形貌的醜陋，得不到他人的敬信，破壞善事等。人類從母胎出生，直到童年時代，這一時期中，都具有一付端正莊嚴，天真可愛的相貌，何以一旦長大成人各人就有醜陋之別呢？這是各人具有瞋恚與慈忍的性情不同所使然。因為心理的善惡，確能影響到生理上種種變態，這如前文學例中已經說明。一個人能在社會上獲得廣大群眾的敬信，除自己具有深遠的學養外，必有一崇高的道德存在，這一道德的內容很多，而慈忍德行却是其中之一。我們與同事們合作，共謀一事，若缺少一分容忍的心情，少許不適意事，心中就惱怒萬分，或怨怒恨事，如此，不但朋友間感情破裂，即所做善事也不能成辦了。所以古人說：「小不忍，則亂大謀」，誠斯言也。佛經上也以瞋恨喻為猛火，劫功德之大賊，破壞諸名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如此諸多過患，我們能不常加防護嗎？所以佛法中對治瞋恚生起多，以忍辱和慈悲去攝化他人。也唯有撲滅瞋火的燃燒，才能生起善的德行。這是愚痴的心理在操縱，愚痴就是不明事理的真相，所以又被稱為「無明」。舉例說：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怎能看得清楚一切形形色色，由於不能認清諸法真相，所以妄所欲為，執非為是，因果倒置，這一思想的錯亂，所表現出的語言、行為，當然不能納入正軌，這一人類根本謬誤——無明，一是與生俱來，一是由邪師邪教分別而起。佛法糾正這一顛倒思想的利器，就是智慧，以智慧之明洞悉宇宙諸法的本來真相，了解到世間諸法「緣起性空」，「如幻而有」的真實相後，經過理智分別、抉擇，凡合於德行的善法，都必須努力實踐，使身心淨化，再以此一道德軌律推行廣大，使人皆能遠離邪惡，趨於善淨之坦途！

佛法之心理治療方法雖然衆多，人們的心病亦復不少，但其最主要、最根本的，不出貪瞋痴，因為這三種不善心，確為一切不良心理生起之主因，只要將這三種根本煩惱降伏，其餘種種枝末煩惱如忿、恨、惱、慳、嫉等之心理活動也就自然不會與風作浪了。



人生何處來？

又往那裡去？

醒世將軍

寫到這裡，關於「人生何處來」這個問題可以告一段落了。以下讓我們繼續研討另一個問題：「又往那裡去？」

「人死了究竟是死到什麼地方去？」這是人類歸宿的問題，也是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問題。假如我們是糊裏糊塗地生，糊裏糊塗地活了數十年，接着又糊裏糊塗地向死神報到，那末這個生便等於生的浪費，毫無意義與價值可言，說得好聽一點，他們來到世上是為熱鬧，但是這種來世上熱鬧的人，確也着實不少。一般人以為死了死了一死了，這實在是一種極為要不得的論調，如果人人抱着這種「一死百了」的觀念來為人處世的話，我們這世界將會變成烏煙瘴氣的魔鬼社會了。因為作了萬般的罪惡，最多是一死了之，如果真的法網難逃，他也並不虧本，萬一他的手法高明，能在法律的空隙中找機會，雖然做了壞事，依舊不受法律制裁，那末他的賺錢就是賺定的了。再如漢奸毛澤東這樣的人，他自己就是法律，他雖殺人如麻，也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假如世界上的人都像毛澤東和史太林的話，那會成為什麼樣的世界呢？我們知道，凡是這些以殺人為能事，以罪惡為職業的人，都是無神論者，更是無宗教主義者，列寧說宗教是人民思想的毒藥，史太林則說上帝尚能有幾師兵？因為他們認為人生是可以一死百了的。

中國的下層社會裡，還有一句最要不得的話，也和「一死百了」互相印证的，那就是說：「死了沒有關係，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是什麼話！作了壞事，犯了死罪，死後馬上又去投生為人，過了十八年他又再次犯罪，犯了罪再死！就這樣週而復始的人生，豈不是成了為罪惡而生的人生了。其實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否則，不但佛教的因果定律不能存在，同時也違反了大自然的天然律則。準此而言，我們又可以推想到一個「自殺」的問題，一般不明佛教教理的人，以為佛教是消極和悲觀的，凡是自殺的人，多半也是消極和悲觀的。照這樣說，佛教雖然沒有勸人自殺，却不能不負起間接影響的責任。事實上何嘗真的如此，佛教認為人生的一生一死，只是無始以來無量數生死中的一節或一環，也像海水中某一個波浪的起伏而已，人的死不等於全部痛苦的結束，除非修證阿羅漢果，他就無從解脫生死苦惱。所以佛教不但鼓勵人家自殺，相反地，却鼓勵人生的勇猛精進，面對現實，從正視現實而到透視現實，能夠透視現實，才是痛苦的真正解脫，也就是美化人生的最高境界。

講這麼一大堆廢話，人生何處去的問題，似乎尚未談到。現在讓我們來接續討論。

我人既然生而為人，人當有其人的價值，人的價值不在於肉體物質的可用，而在精神意識的能用，如果雖有精神意識而不加運用，那他便成了廢人，充其量也只能稱為血肉之機器！精神意識的能用，表現在道德觀念和思維作用上面，這種道德觀念和思維作用，出發點雖然相同，同為求取人生的最高意義和價值，但卻各有高下不同，基督教道德是信仰，由信仰而祈求進入天國，成為天使。西洋汎神論的哲學家，以為人生最高道德的善，是律身自守以期達到神人相通而歸於自然的懷抱。中國的莊子，以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而以「與化人生」的「神人」或「真人」，為道德追求的理想目標。儒家的思想，則以「君子」為人生的軌範，以「仁義」為道德的中心，而以希望希賢為人生最高價值的追求。佛教的思想，則以慈悲為方法，因果為原則，積極進取發菩提心，而以創造永久的生命——如來佛果為人生的美化境界。但是各家的道德理想，雖有高下之別，却沒有好壞之分，其中當以佛教的道德追求，最為完美，且容逐一分析如下：

基督教認為依靠信仰的力量，可以得到耶穌的召喚，死後進入天堂。（其實根據基督教的教義來說，只有信徒之中被耶穌看中的人，纔有資格進入天堂，並不是所有信耶穌的人都可進入天堂的）但是進入天堂之後，只能添於天使之列，而不得與上帝享有同等的權利，所以基督教徒雖然得進天堂，仍須屈居於上帝之下，而不能成為上帝，這不是平等也不是究竟。

汎神論的哲學家，認為神人一體觀念，便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價值，人死而合並於自然，便否定了個人人生的意義，如果當真如此，人生的結束，未免太空洞也太渺茫了。

莊子的「神人」，如逍遙遊上說：「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但是這樣近乎怪物形態的神人，究竟不是實有其人，而是出乎純粹的想像，實在不足為吾人深信。

儒家思想，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是入本主義的思想，儒家的觀念是非常現實，一切為現實的人生，為現實的人類社會而努力，生存是為了個人和大眾的生存，死要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而死，才是儒家稱道的生的價值和死的意義。這在人類社會的生

存發展上來說，是非常理想的，也是非常可取的。但是人死之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儒家就不再顧問也無從顧問了，倘若只是「鬼死留皮，人死留名」，「但求心安理得」，而不知死後的情形，那末這樣的死，似乎死的太糊塗了。有人說人死之後就變成鬼，人在陽間，鬼是陰間，照這樣說法，難道人死之後，永久當鬼不成？這實在叫人太不敢領教了。

我們再看佛教的理想人生和人生的歸宿：佛教的宗旨是在救度世界一切衆生，共登彼岸，同證佛道，他的救世精神的範圍是廣闊三際時（三世）橫遍十方處（十方世界）的，本着已達而達人的態度，主張「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以有教無類的觀念，發揚『同體大悲』與『無緣大慈』的如來本懷。有人說能夠做到這樣實在太難了，所以也有人以為佛教的數字觀念之龐大，乃是詩意的幻想，而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事實。其實這種人是「坐井觀天」的見識而已，莊子不也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嗎？宇宙之大，知識之廣，豈是單憑吾人笨拙的頭腦可以料想？歷代文明的演進，就是一個證明，人類積聚了數千年的經驗和知識，才有今天的文明，但是要叫生在二百年以前的人，再來這個世界觀光一次，他就會覺得這個世界的進化，已不是他們所料想的境界了。佛之異於非佛，就是因為佛的知識見聞，已經異於非佛的我們，所以他能夠我們所不能做到的事，也能觀察到我們所無從觀察的境界了。

至於學佛者的人生，應該是恬靜的，也該是積極的，更該是富有創造性或建設性的。佛教主張與世無爭而求達到人類和平的目的；佛教主張斷除煩惱，開發智慧，而求增進人類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佛教主張「依法不依人」以及禪宗的「教外別傳」，乃在鼓勵人生有所建樹，有所創造。佛教人生的最終目的，是在「自在」與「無碍」，求得肉體敗壞以後的「真如實性」——人的本性或自性，能够不受

生死煩惱的束縛，生活於自在自在在無碍無碍的境界中，如果要問這個境界是在什麼地方？依照佛教「不着有無」的理論來說，既稱「自在」與「無碍」，那末他是無處不在，也是無處在的。要是限定了他的住處，那就不成其為「自在」而是「不自在」了。相反地，要是認為一定有一樣東西能够生活於無處不在的「自在」之中，那便不成其為「無碍」而變為「碍」了，因為既有東西的存在，存在就有碍。因此「我可以說『自在』的境界，就在人間，也可以說，那就是：『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的世界。不過，我們能把地球淨化以後，地球也未嘗不能稱為極樂世界，筆者以為，為了免除「十萬億佛土」的長途跋涉，我們應該因地制宜地，在人間努力，使人間成為淨土，成為佛國。其實這也並不違背佛教教義，佛說「心淨國土淨」，能使人做到「心淨」，此土豈不就是淨土？如果專求往生西方去享樂，而不顧人間罪惡的消除，實在與基督教的「上生天國」同樣的屬於厭世與逃世，佛教徒怎會如此地自私？

最近我見到一冊基督教宣傳品，書名為「從佛教到基督教」，是一位日本和尚改信基督教以後寫的，改教的原因，是對佛教的知難而退，他以為佛國之遙遠，成佛之不易，不如信仰基督，一信就可上生天國。總之，他是一位崇拜速成而愛走近路貪便宜的人，但他就不知道中國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事實上，成佛不易，但也不難，只要我們向着這個目標走，走一天，距離就縮短一天。否則，就像我人吃飯，因為不能一口吃飽，便乾脆不吃，那他必將餓死！我們明白了佛教對於人生理想追求是什麼以後，也應該作相反方向的探究；如果人生不學佛，又是怎麼樣？

不學佛的人，並不都是壞人，如中國的聖賢，西方的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基督教的耶穌，他們

對於人類都是有貢獻的，他們都會有其未來世的福報。（我是最反對基督教的人，但我反對的是基督教理，耶穌的人格，我還是尊重）不過他們的福報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永久澈底的，等到福報享盡，接踵來的依舊是痛苦與煩惱。至於等而下之的平凡人和平凡人，究竟又有什麼後果？一般人以為壞人下地獄，好人進天國，基督教也是這樣說，且以為天國的存在是真實的，地獄的存在也是的確的，天國在天上，地獄在地下，但是天文學家告訴我們，太空裡的星球多得勝算數，究竟那一個星球才是上帝所在的天國；地理學家告訴我們，地球是圓形的，中國的下面是美國，美國的下面是中國，顯然地，美國不是地獄，中國也不是地獄。如果說地獄是關於中美兩國之中的地球中心，然而地質學家却告訴我們，地球中心是包藏着熱度非常高的岩漿，岩漿噴出地面，就是火山的爆發，可見地球中心，也不是地獄的建築地帶。

其實地獄是有的，天國也有的，但不是實在的，而是觀念的，佛教說「一切唯心造」，天堂地獄，不在心外，只在心內。不過壞人死後去處，不一定就下地獄，或成畜生，或為餓鬼，或為阿修羅，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把地獄、餓鬼、畜生與阿修羅的環境，假想設立於人類社會之中：像大陸上被共匪政權所奴役的人民，便是人間地獄，喪心病狂的人是阿修羅，亂倫的人是畜生，一日三餐難以維持的人是餓鬼。凡此種種，都是前世的惡報，如果今生繼續地為非作歹，來世的環境（包括六道）將更為惡劣。所以我們要知道死後的前途，毋須去問他人，只要問問自己的良心就是了。說到這裡，人的何來何往，可以明白了。

性如法師要我寫一篇稿子交給「人生」發表，因此一口氣寫了十八張方格紙，是否尚有一點價值，連我自己也不敢說，我想祇不過是拋了一塊磚頭吧？



塵梵隨筆

(續三)

陳師潛

也。

萬善先賢集卷二引廣慈會要云：「金陵朱之藩，未第時夢一神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私一奔女驢之，次當及汝，但渠三代持牛戒，汝父子未戒，能悔過，猶可及也。覺語父，父不信。是夕，夢亦如之，始大驚！誓不復食。是歲，果魁天下，徐止二甲第三。」狀元在昔稱進士及第，二甲稱賜進士出身，狀元與二甲三名，相去五位耳！進士之科名，無以異也，而科期亦無通誤也！陰律之寬，逾於世律，於茲可見。然世律猶刑滿而止也，至若法律以外之社會風謫，不計是非虛實，復不慮及受者之禍殃後果，恒使人歷多年束身無犯而不能止謫，其所予人之損害，尤不堪勝言！報枉過甚者，必有天殃，感應篇言第一年之善惡，報於第三年，斯語至足驗也。

文昌帝君功過格言：「善惡可互抵，毋庸逐事回受。」竊疑其不合因果規律，頃閱慈航法師遺著菩提心影「第八識的概要」一文，引述經義云：「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因是善惡，則果招無記。」始知功過確可相抵，文帝功過格，雖出道藏，殊未違背佛學教理。

每觀寺廟伽藍菩薩，皆作關帝君像，莫詳其故。曾閱教乘載：「關帝君於隋代歸依天臺智者大師，受菩薩戒。」此佛門之說也。萬善先賢集引道書關帝經註云：「關公歿後，奉玉帝勅，掌文衡及人間善惡簿籍，歷代皆有徵號。歸依佛門後，發度人願，明初曾降筆一顯宦家，勸人修善，且云：『我已歸觀音大士，與章耿尊天，同護正法，祀吾者勿以葷酒。』由是遠近傳播，寺廟中皆塑尊像，顯應不一。」始知寺廟伽藍像，實自明初始。而道書與佛門教乘，皆言其皈依佛教，道書不自諱，必非虛

佛經屢言天帝釋（玉皇大帝）為釋尊弟子。中國各地道教祀壇有民國十三年甲子歲關帝君繼任玉帝位之說。不特國內如是，臺灣孤懸海外，日治時代與內地聲氣不通，而獅頭山動化堂聖帝廟降乩，亦復相同，當非謠語。關帝先後皈依天臺智者大師與觀世音菩薩，復繼任玉帝，是今日之玉皇大帝，雖為道教之神；而亦為佛教徒及伽藍之護法。與二千餘年前之天帝釋，情形各殊云。

萬善先賢集引徵正史二事云：「晉書述永嘉四年，天竺佛圖澄至洛陽，見石勒好教，欲往化之，勒問佛道有何靈驗？師知勒不達佛理，先示以神通，取鉢水燒香呪之，忽生青蓮華，勒乃信服。由是每有所訴，師必開陳報應，蒙救濟者甚衆。又南史述南宋周顒，見明帝性慘刻，不敢顯諫，輒誦經中罪福因緣之事以諷，明帝為之動容改悔。」是皆善於矯正人君之心理者。

梁武帝夙世為農夫，親佛殿額圯，像受雨灑，心不忍，取已笠布施，載於佛首而去。次生得為帝王，優居宮闈，蓋笠蔽風日，故報以居宮闈，佛像受人朝拜，報以君臨天下，其報施之巧，恰如其分。及晚年禮遇寶誌禪師，嘗詢國運，師答以老僧遷化後塔壞之日，即為破國之時。未幾圓寂，於鐵山建木塔竟，武帝憶及塔與國運同壽，乃命拆除，改建石塔，甫拆而侯景兵至，國遂破。如緩拆則景兵緩至，不拆則景兵不至，甫拆而兵至，是梁武之山河，殆寶誌禪師之化境，故其瘞骨之塔壞而國亦破。事載護法論金湯篇及舊通鑑中，諒非虛構。

帝復幸寺，謔淫繁經題，非又捨身也。俗誤三次捨身，實非。

佛說無量壽經述彌陀在因地修行時，發四十八願，中有一願云：「設我得佛，十方衆生，憶念吾名，蒙吾光明觸其體者，身心柔軟，超諸天人，若不爾者，不取正覺。」佛經亦常說上界難瞋。方知余為僧後念佛必笑，乃佛力加持，非他故也。恒人不明經義，對此原因，久無解釋，誤余受累多年，至引為憾！

仁王經言：「住於無相海，一切佛加持！」有宗誤認一切唯識所變，以為修無相觀必無佛力加持，因而詆毀性宗，殊違經教！古德有詩云：「修道從來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苦，痴人喚作本來人！」正指此耳。

今人不解無為法，修行之用心，法執不破，恒喜造因求果，以為不虛擲功德之唯一方法。詎知善惡在人自召，惡因成熟者，舉之弗起；善因成熟者，抑之弗沉；有所矯作，反足自招惡報，如水開則揚湯不能止其沸，此自然之理也。能法自然而不加以絲毫人力之矯揉造作者，即無為法；反之，即有為法。無為循自然之法則，乃正道也。有為違反自然之法則，乃邪道也。今日未開圓解之流，多修有為法，是以百劫不成。金剛經言：「不住相布施，功德無量無邊！」不住相者，內不見有能施之我，中不見有所施之物，外不見有被施之人，三輪體空，其福報廣大，與三千大千世界相等。住相者，有望報之心。一有望報之心，即為其所發之心念所囿，乃有為法，故其功德不顯，輒報亦微。大凡世人之能開圓解與否，當就斯事以驗之，百不失一。少聞聊齋志異考城隍，述某生製聯云：「有心為善，雖善不實；無心為惡，雖惡不罪。」反之，無心為善之善，方是真善之善；有心為惡之惡，方是實惡之惡。文雖寥寥十九，其意義頗能契合金剛經無為法之旨。



聞·思·集

·炊·僧·

五 狂

抗日勝利初年，某大師自陪都遊化南歸，途經開封，應鐵塔寺淨嚴法師之邀，於該寺歇腳數日，並同當地信眾略說法要，以結淨緣。一日某長者設齋供養大師，順便又請了幾位法師、居士、地方要人作陪，席間融融樂樂，頗盡一時之勝。齋畢，有狂士某，於佛法本無所知，但爲了自炫高深，儼然以老通家的口吻，竟不知所以然的大談而特談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理，並說僧衆很少有能够領會佛法真義的，總之，所有談吐，極盡輕法慢僧之能事。某大師察其言而觀色，知其係狂妄之徒，不可以理喻，遂笑而不答，在坐的法師居士們，爲了情面，亦皆作壁上觀！

時某長者，心甚不服，他認爲此狂士在如此場合，竟敢大放厥詞，蔑視僧寶，簡直是「班門弄斧」。但他儘量的抑制着內心的不平，笑顏可掬的問某狂士道：「頃聽先生高論，想先生對於佛法一定很有研究，請問研究過那幾部經論？親近過那幾位法師？」那位狂士神氣十足的說：「抱歉的很，我因職務關係，很少有時閒來研究佛法，不過我對於心經，金剛經都會看過幾遍；親近的法師也不多，往年住重慶時，曾同法尊法師談過幾次。」長者聽他說只看過幾遍心經和金剛經，也就心裏有數了，本來不想再同他談甚麼；但是又聽到他說與法尊法師談過，長者知道法尊法師是太虛大師門下的有數傑出人物，因此又問道：「先生！您覺得法尊法師對佛法研究的怎麼樣？」狂士答道：「他——法尊法師

師佛法研究的倒不錯，不過，還差一點！」說着隨用輕蔑的目光掃視着所有在坐的人，長者聽後對狂士苦笑了一笑，遂重複的說：「噢！法尊法師還差一點！噢！法尊法師還差一點！」

某大師事後感慨的說：「外人對出家人的輕侮，實由出家佛子自己不爭氣所造成。假定每個出家人都能够精勤自勉，有解有行，不但不懂佛法的人不敢在幾位相親堂堂的法師面前，肆無忌憚的任意瞎說，即使對佛法有一知半解的人，恐怕他在十歲的小沙彌面前，也要慎重其言了！佛法沒落到這種樣子，有的出家佛子仍不覺知的還在度着醉生夢死的生活，唉！此真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了！」

六 「一夢漫言」讀後

一夢漫言一書，乃明末清初實華山（簡稱華山）弘律大德見月老人所著。此書的內容，多敘述他本人參學經過情形，及當時僧徒儻敢無行的一斑，於字裏行間，並處處流露着老人的卓絕操行和經綸骨氣；文字樸實流暢，實爲在學青年僧尼不可不讀的寶典！

老人法名讀體，號紹如（後改見月）；雲南楚雄人，幼年因受父母雙亡的刺激，即覺人生是苦，懷出世志；但奈入佛無門，二十七歲時曾一度當道士，三十一歲纔正式披剃出家。老人以宿根深厚，出家不久對楞嚴等大乘經，即能深刻信解，後因慕南京三昧和尚的高風，遂同道友成抽等數人結伴，不憚艱險，登山涉水徒步去南京求戒，誰料他們到南京時，三昧和尚已去朝五臺山，不得已只好又整行囊

繼續北上，那時正值嚴冬，真說得上是：朔風凜冽，砭人肌骨！然老人爲了參訪善知識，雖備嘗饑寒，受之如飴。使人最覺傷心的地方，當老人到達五臺去十方堂參禮三昧和尚的時候，竟被兩個守門僧人的「有香儀可進，若無且退」兩句話拒諸門外。後來雖千方百計叩見了三昧和尚，祇承和尚冷冷的開示道：「文殊在汝，反來朝臺，實念修行去！」老人聞教已，祇好唯唯頂禮辭出，於第二天又僕僕風塵，旋踵南歸了！

老人一天行脚，因饑餓難行，放下行囊坐在荒涼的墳墓樹下歇息，對同參覺心法師（此時成拙已被兵馬衝散）說「我等自滇而南，自南而北，今復自北而南，往返二萬餘里，徒勞跋涉，志願罔成，剃度師命號紹如者，以冀弘法利生，斯皆絕分，愧之至極。」於是「二人轉思轉悲，目淚難禁！」遂改號見月，即取標指見月，見月則指淚的意思。所謂：「有志竟成。」老人三十六歲那年，總算滿了平生心願，以三昧爲得戒和尚，受具於揚州石塔寺。又過了兩年，凡三昧和尚主持開戒處，皆命老人任教授阿闍黎職，旋兼華山監院，此時老人已成爲三昧和尚的唯一肱股。四十四歲時，三昧和尚示寂於華山丈室，老人依遺囑繼三昧和尚法席，那時華山既缺乏道糧，又遭亂世，維持不易，但老人能力排萬難，一意弘律。於其間雖被清兵捉捕一次，盜匪因擾數番，老人以無礙辯才，終能轉禍爲福，化險爲夷，筆者認爲華山律學得二百餘年不中墜者，實老人的功德有以致之。

該書的下卷有一節使人讀了最感動的，即是老人處理一件比丘尼的事，因此事與律制的關係甚大，特把大意寫出，一則可作慢僧教尼以佛法做人情者鑑，再則由此亦可藉知古德鐵面無情的風格，現在寫在下面：

當時有一個叫心開的比丘尼，湖北漢陽人，因



永·恒·的·愛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雖為自然界的植物，尚知愛護下一代的幼苗，由此可見宇宙間的一事一物都是「物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了。

我是個善於幻想的孩子，在外表看來，沒有一個人會否認我的剛強。其實，世人對事只觀其片面，我還有一副看不見的悲腸，誰又會知道呢？也正為這副悲腸，常帶給我無限的煩惱。

自從我懂得運用思維以來，就開始了「煩惱」的生活。常因背著理想的包袱，坐著現實的列車而苦惱；然而，痛苦與煩惱，都是無礙於事的，只有耐心地等待著機緣成熟，努力奮鬥，才能使理想早日實現。

我天生的就愛好綠色，因為牠能帶給我底蘊的活力。早年，我幻想著有一個理想的居處，遠遠近近都是綠油一片——遠的山，近的樹木；庭前的花草，屋旁的溪畔，都能和理想般地實現。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我這第一步理想已經實現了。

樹木的葉子，在蓬島來說，大概要以芭蕉葉為最大了；芭蕉的葉子大，最能表現綠色的美，因此，我進一步地希望我的居處成為「綠蕉園」，使我的生活充滿了富有希望的綠色。「一分努力，一分收穫，在努力的栽培中，數月間，我的懶惰書房，四週園都染成一片綠色了。眼看著一棵棵的芭蕉樹，都掛滿了葉實，我這時心中的快樂，就好像一個赤貧的人，突然中了廿萬特獎似的！」

樂極生悲，世間上的事，常有十之八九不如人意，無常的魔鬼，常如影子似的跟隨著人們，昔日茂盛的數十棵蕉樹，都因結了香蕉，而慢慢地憔悴了，但所喜的，老蕉樹旁又茁長了些許幼小的蕉苗，一棵棵長得和老蕉樹般高了，而老蕉樹更一天天地衰老了，我底心又充滿了悲哀！從此，我再也不愛綠色葱榮的蕉樹了，縱使小蕉樹再和從前的老蕉樹般油綠，而牠的油綠，反而加倍地使我感到難過，痛苦。

很快地又是一個月了，香蕉都由青綠轉變金黃，大概快要成熟了吧？一日，我從學校回來，看見所有的老蕉樹都被砍伐了，圓桌上擺滿了黃澄澄的香蕉，佛堂前也供了兩把最大最黃的香蕉，面對著這些够刺激的事情，我的淚水就不由自主地流下來了，望望正在生長的幼蕉，我不禁為牠們未來的命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一週的陽光，把砍伐的蕉樹曬乾了，媽媽把晒乾了的蕉樹化成灰，然後把牠的灰再堆放在幼蕉樹下作肥料，她希望幼蕉更快長大！

媽媽瘦長的身子，蒼老的面額，銀絲般的頭髮，還不是和憔悴的老蕉樹一個樣子！老蕉樹為了養育下一代，終於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而媽媽也是為了養育我們，教育我們，那昔日豐滿的身體，都操勞得憔悴不堪了。

為了下一代的健全，而願犧牲一切，啊！母愛是多麼偉大呀！世界上也唯有母親的愛，才是永恆的愛！

為仰慕見月老人的德行，率領徒弟九人，不避險遠，駕了一葉扁舟，來華山乞求結夏安居，供養常住白米六十石，銀子二十兩。老人見她們不遠千里而來，又是那樣的誠懇，即以憐愍心應允了她們的請求。一天心聞比丘尼設齋供衆，知客叫她進堂拜齋，她不肯；老人遂使人把她叫到丈室說：「汝發心還來學戒，為何不進齋堂禮僧？律制比丘尼縱年百歲，當禮初夏比丘，今自大慢僧，非學戒者！」心聞比丘尼辯道：「某於楚中，若有善知識處，俱往設齋，方丈皆以客禮相待，並不禮拜！」，老人說：「彼方丈貪圖利養，敗壞法門，凡見有因緣尼，敬如生母，以望更得厚供，是獅子身中蟲，非真善知識也。吾華山今雖淡薄，將絕糧斷餐，必不敢違制邀利。今日所設之齋，作常住自用，其銀還汝，米在下院，可將別去。」心聞比丘尼一聽老人這番話，心內很不高興，她真的接過銀子，領了徒衆下山了。

這樣一來，可把老人的弟子古心忙壞了，急急跑進丈室稟白老人道：「彼尼還來，常住空虛，和尙且方便攝受，一則不退彼心；次則大眾有半月之供。」老人正色道：「但肯真實修行，大眾自不懸鉢。樹立法門，正在淡薄時操履，律師行律，豈見利而違聖制耶？」古心見老人如此認真，自己也覺著有點難為情，於是給老人頂禮一拜，悄悄的退出丈室，再也不敢說什麼了。

畢竟好人是會發憐憫心的！誰也沒想到三天後，心聞比丘尼又領著徒衆走上山來！並且一齊跪在丈室門外，痛哭流涕的哀求老人容她懺悔！並說：「以後老人所有言教，盡行遵依。」華山所有班首也替心聞請求，老人這纔允許她們在去華山不遠的鹿山莊結夏安居，半月遣一阿闍黎去教誡她們一次。書中像這樣的作略，真是不勝其多，但這裏限於篇幅不便廣引。一句話做一句說：一夢漫言一書，確是出家佛子做人做事的最好參考典籍，尤其初學的僧青年，不讀此書，由何而知古人為法為道的苦艱？又由何除去自己的懈怠放逸的習氣？

宴會

念無

社會崇尚虛偽客套。「面子」，「人情」往往壓住了一個人的真心。俗流泛濫，使你不得不隨波逐流，做不願做的事，說不願說的話。做人的痛苦，反正是不得自由自在。

譬如說前天的事吧，我必要參加一個宴會。那一班人的生活內容，風尚習性，與我固然格格不入，平時絕少往還，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事實上，偏偏就不能不去。這宴會的規模相當大，男女客人有二十多位。這天適逢陰曆十五，我吃的日子，真應酬透了。預先向主人申明婉謝，他反而答應另備幾樣素菜，這樣更非去不可。

我按時赴會，出乎意外，客人全到了，並且組織整齊，四個一桌，六場席將正在酣戰。他們聚精會神的專心打牌，我不便去打擾，默默地坐在一旁，很難為情的，顯然我赴會的目的，他們再不會感到餓了。不時的，這一桌爆出一聲驚叫，那一桌又發出歡呼，

在旁，很難為情的，顯然我赴會的目的，他們再不會感到餓了。不時的，這一桌爆出一聲驚叫，那一桌又發出歡呼，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待會兒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今天是有素菜，你們先用吧！」

本刊鄭重推薦：

覺世旬刊

佛教唯一報紙

消息新速翔實

社址：臺北市中山北路

二段二十九號

訂閱：一三四四〇號

訂閱：全年 港幣十五元

今日佛教 畫報

佛教唯一畫報

內容精美豐富

劃撥：一三五五〇

訂閱：全年 港幣四十元

如是奇談之二

美麗婦與臭皮囊

胡國偉

天仙化人，是指美麗無比的女人而言。這種美，是無上的，是無等等的，故托意於仙女所化。所謂仙女下凡，也就是這個意念。其實，天女的美容美到怎樣，雖出廣長舌相，也說不清楚，雖有生花妙筆，也繪不出來，只是作如是幻想而已！

意象派繪畫，注重神氣表現，對於形相，是否惟肖惟妙，却不在乎。

食古不化，叫作讀死書。著文字相，叫作讀死經。佛理圓融，經典原是活的，我們不應把它讀死。佛以種種因緣，方便說法，其中許多譬喻言辭，寓意甚深。我們不應把意識上的境界，看作人世間的實相。讀者必須有此了解，才可以看我的奇談。所謂神通化身，俗眼看來，誠然是奇，不可思議。若以這樣的故事問釋迦老子，我相信他老人家只是含笑點頭，說聲如是如是：

『話說世尊有一次在羅閱祇耆闍崛山說法，其時有一少女，名叫蓮華，多於淫欲。她忽發善心，迴向正道。由是捨棄世間一切凡塵俗慮，依佛出家，作比丘尼。佛依世諦，為說世間法——』

『諸法無常，我們的色身也不例外。一口氣不來，端好好的肉體，轉眼便變了臭皮囊。尤其是女人，有四件事最難靠：一者花樣年華，容易變老；二者少壯體力，終歸死滅；三者六親歡娛，終須別離；四者財寶積聚，會當分散。』

蓮華原是有感於自己的身世飄零，才斷然出家，今聞佛所說，便欣然得到開解，深會佛意。一日，蓮華在山中獨行踽踽，要詣佛所聽法。

行行復行行，尚未到中途，便覺口渴。適有澄清的泉水，她就洗手掬而飲之。正這麼時，她照水見影，覺得自己的面貌，綽約多姿，妍麗無比，即便暗想：

——我這樣花容月貌，為什麼自己要捨棄可愛的青春，來作沙門，過着孤苦清淡的生活呢？

她念頭一轉，凡心已動，便又自思：

——倒不如暫且還家，享受私情的快樂，等到年老色衰，再作打算。

蓮華原是一個聰明女子，佛陀知道她應以比丘尼身得度，所以只對她說顯淺的女人四事，讓她日後觸機自悟。

她動了凡心，正在繞道回家，走了半程，忽然想起佛說四事無常的善法，便又坐下，閉目綿密思維。由佛的慈祥相好，想到女人的花容易謝，越趨越入神，恍惚間見一婦人尋路而來，端麗絕世，自己對之，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心裡很是敬愛。隨即問言：

「太太從什麼地方來？」

「我是從城裏來的。」婦人答。

「你的丈夫和內親外戚，都在什麼地方？」

「我往城裏探親，現在要回夫家。」

蓮華心想——這樣漂亮的女人，獨行僻路，萬一遇着歹徒子，可不是危險的！因又問道：

「你這樣嬌貴，為什麼不找一個人陪伴？」

「正是，到了山地，我真有點害怕，我們雖是素不相識，如你不嫌的話，不妨大家同行。」

「那末，你該往那兒走？」

「這是到那泉水上去吧！」

蓮華說聲好，便與婦偕行。回至洗手照影處，婦託辭行路疲倦乏力，相將坐下休息。隨即枕在蓮華膝上，就地而睡。頃刻間，婦斃命，始則全身腫脹臭爛，次則腹破虫出，復次齒落髮墮，以至肌體解散。蓮華見狀，心大驚怖，回神睜目一看，依然是自己枯坐路旁。原來她作非非想，入於精神上的潛識境界。她定神一想：

——這樣一個麗人，端好好的，為什麼忽然間便如此無常，剎那生滅？她的嬌容，倘且爾爾，我又豈得持久？

她想了又想，頓然發心迴向，作如是觀：

——容顏不可恃，色身到底是臭皮囊，只有『觀世音淨聖，能為作依怙。』人生須臾，應求身心的自在，又何必貪一時的愛樂，斷送永恒的慧命？還是親詣佛所，精進學道，才是好辦法。

她思量已定，便即至佛前，五體投地，作最敬禮，自陳所見。佛知她自證境界，已得心開，乃依勝諦，為說甚深微妙之法。蓮華當下大悟，得阿羅漢。

在含義上，我們以意象派的眼光，來看這故事的畫面，便可以明白的說：佛化作婦人，再由美麗婦化作臭皮囊，以開示蓮華，使她知無常的真諦。佛有千百化身，就是這樣在虔誠篤信者的心靈上顯現。

親愛的讀者們，相信麼？不會認為怪誕吧！若復有人，狐疑不信，那末，就請你們來大演神通，讓我來化幾個身。來，大家試試看！在我的文章裏，在你們的意念上，有的以為我是四十來歲的作者，有的以為我是一位幽默大師，有的以為我是一個調皮大孩子，有的……，一個胡國偉，就是這樣在你們的意識上顯化。你們想像中的像，便是我的化身；你們心靈上的擬想，便是你們的神通力。有精神

之互通，亦隔牆其如見。如是感應，大家可以成佛。

法是活的，字是死的。着法相，便受法縛。著文字相，便受了文字囚。我本此見地，從「蓮華女經」演述如上故事。是否有當，請讀者看過經文，再回頭來評理。原文附後：

「世尊在羅閱祇耆闍崛山。時有婦女，名曰蓮華。善心自生，便棄世事，作比丘尼。獨詣山中，行到佛所。未至中道，有流泉水。女因飲水，渾手

臥遊菲島

田倩君

囊時遊於關東，那地方一年之中却有大半時間是在冰封雪飄中，天地山川一片白色，乍走進那個水銀世界，會興起滿懷詩意；但久住下來，則感覺有些寂寞。在漫長的嚴冬裏，却看不見一棵青綠樹木，也聽不到一聲囀囀的鳥鳴；其寒冷尤令人難當！那時友人寄我幾張菲律賓的風景畫片，時常懷爐把玩，我喜歡那些熱帶植物，像潤葉棕樹和高聳入雲的椰樹，土風舞亦甚別緻。從那時便萌起去菲一遊的意念；但自從來到臺灣這個永春的青島，四時草長花發，雲山蒼翠，我已經體會到南國風味，相信菲島的風光也不過如此，因此把遊菲的念頭沖淡了。

謝先生贈給我她的近作「菲島記遊」，欣喜之下，仔細讀過，輒感精神煥發，才知道菲島和蓬島並不相同，宇宙間事物，原沒有兩個全同的，比如世界上名山儘管多，却各有各的雄偉姿勢；江河儘管多，也各有各的曲折流向。所以菲島自是菲島，別處不得代替。這本書可說是展開菲島的大觀了。

謝先生的文章和其人一樣，真誠樸實，熱情洋溢，沒有半點兒故作氣習，完全是實情實感；只要讀上幾行，則彷彿聽到她說話的聲音，和看見她素樸的形貌。紅樓夢所以有價值，說者謂其紙上可以發出聲音來。讀謝先生的文章就如同聽她對面說話一樣，尤其她那等爽朗明快，待人熱誠，教人喜歡和她親近；她雖然以老人自居，但有些動作顯得她

照影，自見面像，委實無比。即便念言：云何自棄作沙門耶？且當暫時快我私情，便即還家。佛知蓮華應當得度，乃化作婦人，端麗絕世，勝蓮華女，尋路而來。蓮華見之，心甚敬愛。即問化人：從何處來？夫主內外，皆在何許？云何獨行而無侍從？化人答言：自城中來，欲還歸家，雖不相識，可共同行，還到泉水上。蓮華言善。於是二人相將，還到泉水上。化人陳意委曲，謂行路倦乏。即就地睡

那麼年輕，就像在月夜的海上，一位教官指給她星座的方向，她簡直像個誠實的小學生。船將到岸，大家都忙亂起來，她也忙著搶過別人的望遠鏡套在自己脖子上，這些動作多麼天真！我看到這裏啞然失笑！她自稱是艦上所有人中年歲最長的，大家尊她為長老。因為消遣旅途寂寞，開晚會娛樂，請她表演一個節目，她嚇得藏在房艙裏到床上裝病。那裏像個長老樣兒？誠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了。

這本書簡直是一面折射鏡，南國風光，盡映眼底，那清淨莊嚴的寺院，幽雅華貴的住宅區，和皇城中破爛骯髒的窮人窟，對映着天堂和地獄不同的境界，敘述義山忠魂當日其悲慘犧牲的經過，令人不忍卒讀！一枝質樸的文筆，繪出形形色色的畫面，這是多麼感人的寫照！

我雖然浮過海，却没有乘過軍艦航行那麼平靜而幽美的海程；我所看見的海，是單調的，寂寞的！海上看日出或晚霞，固然美觀，但月夜的海空，益發令人銷魂！我在「海上明月共潮生」中領略到海的神秘可愛了！水天相連處，流星閃電似的一道寒光鑽入海底；白光閃閃的電魚結隊飛上天空，這景象神化了！

船靠五號碼頭，岸上人山人海，原來是僑胞在焦陽下前來迎接祖國軍艦和同胞；大家喜形於色，

枕蓮華膝。須臾之頃，忽然命絕。膨脹臭爛，腹潰蟲出，齒落髮墮，肌體解散。蓮華見之，心大驚怖。云何好人，忽便無常？此人尚爾，我豈得久？應當詣佛，精進學道。即至佛所，五體投地，作禮自陳。佛告蓮華：女人有四事不可恃怙。一者少壯會當歸老。二者強健會當歸死。三者六親歡娛會當別離。四者財寶積聚會當分散。蓮華聞法，欣然開解，得阿羅漢。」

幾千顆心，幾千種情懷，此刻他們熱愛祖國的情潮，匯合成一條長渠，互相交流着！此時我的精神也跟着緊張起來，慌着在萬頭鑽動的人海裏找熟人，我若像看見那些面面相覷是陌生的。感情激盪着精神迴轉來了，我原是在看書，並未參加那個行列，却有無限悵惘！

我不但幻想多，而且容易移情，所以精神整天在雲裏霧裏遊蕩，不得一刻休止；我正感覺和僑胞們像姊妹弟兄一樣，久別重逢，有無限喜悅和快慰！但無情的軍艦載起五百青年，揚長而去，返回祖國了，我又好像擠在送別的人群裏，大家依依戀戀，殷殷致意，互慰互勉，船上船下不住地拭淚揮手，沙啞着聲音互道珍重！陽關一曲未終，船由近而遠，由大而小，漸漸變成一隻蜻蜓，飛去天外，沒入蒼煙深裏，什麼也不見了！只有無邊天光水色，徘徊空際；海神千古如一的作着翻騰浪花的事業。送行者潮水似的向回流，我一陣鼻酸，發覺自己靠在枕上，拭乾腮邊兩行惜別的淚水，我又在發呆了！

精神行動之快速，剎那間，上九天，下九泉，縱橫大化，無間不入，這奧秘何可思議？蘇東坡說：「意行無馬，倏忽略九洲」，不勞我遠涉重洋，不使我舟身困頓，倘若臨軒，於閑適中遨遊菲島，這應該感謝忠實的精神嚮導者——謝冰瑩先生的惠賜了。



特寫

參加高棉佛紀大典獻辭

懷西

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裏，要想找一位真正具足十全十美的完人，實在是難如鳳毛麟角啊！

或許有人說：我們中國為世界四大文化古國之一。古往今來，聖賢豪傑，蓋世英雄，在歷史上的記載，不勝枚舉。例如古時的三皇五帝，孔孟老聃；近代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難道都不够資格稱為完人嗎？不錯，論他們為國家人民的功績，實無非議。但是他們本身修養的工夫，是否生死自由，不為八苦所纏縛，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現在我以佛徒的立場，依佛陀的聖言量來作公平的評判：凡是生死不能作主，隨業輪轉，七趣升沉，四生往返的凡夫，固然不能稱為完人；就是「視三界如牢獄，見生死如怨家」，已經了脫分段生死，斷除見惑煩惱，超凡入聖的阿羅漢，尚且沒有稱為完人的資格。（其實已堪稱為人世間的完人）更有超過羅漢以上，廣修六度萬行的大菩薩，尚不可稱為出世的完人！唯有五住垢盡，二死永亡，三覺圓，萬德具，福慧圓滿，相好莊嚴，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佛陀，才堪稱為世出世間獨一無二的完人。如果以斷惑證真的教義去判斷，三皇五帝，在佛教中，不過是人世間一位較高尚的做人而已！

偉大的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人

天教主的稱尊，他不但自己親證宇宙人生的真諦，同時亦將這種真理來開示衆生。使人們知道諸法所生，緣起如幻的原理。因為不論是有情界，或無情界萬物，一切的一切，是不能由你自主的，都在生滅無常遷流不息的過程中溜過。佛陀為使人明了宇宙人生的道理，在他四十九年說法中（為了各人知識淺深的關係）。有時以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有時以哲學的原理去剖解。這正像醫生診斷病人的病症，對症下藥一樣。我們人生有二種病：（一）是色身肉體上四大不調的病，這些病，西醫都能醫好（有時奇難雜症亦醫不好）。（二）是精神心緒上不正常的病，（這是精神痛苦）世間醫生，無法醫治。唯有佛陀無上醫王的法藥，由他精明卓絕的醫術，才能醫好。法藥是什麼？即是佛陀應機設教的妙法，這是最高尚的精神治療，所謂：心病還須心藥醫。

由於衆生習性無量無邊，致使佛陀法藥亦有八萬四千之多。所以佛陀的學說，照我上來說，萬分不及一。親愛的讀者們，你們或許會說我：「你本身是佛教徒，自然是賣瓜者，說瓜是甜的了」。因此，我再以客觀的態度，引用幾位中外著名學者對佛教的評語，來證實我的話，並非誇大。

章太炎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

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梁啟超曰：「佛教之信仰，乃智信非迷信……乃入世非厭世」。蔡元培曰：「佛法的宣傳，隨順衆生機，本無定法。欲為科學家說法，應用科學方法作積極的證明」。李石曾曰：「我以為佛學的提倡，不特對於科學毫無抵觸之處；而且能使科學的方法加一層精密，科學的分類上加一層正確，科學的效用上加一層保證」。穆藕初曰：「佛教自可以糾正人心，安撫人心，使人提神，服務社會；本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主義，做許多好事於世間，故佛教於人生有大益」。英國追樂登博士曰：「佛教為今日人類之救星」。美國喬治萬雷氏曰：「現在世界是亟需救濟，但祇有從佛的光明和佛的聖法中，人們纔可以得到真的救濟，真的解放和自由。」

我們從上面所引的幾段評語中，可見佛陀的真理，的確廣博精微，包羅萬有。對人生有極大的裨益。佛陀的功德，實在是讚莫能盡。華嚴經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說盡佛功德」。行願品云：「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又豈是我這枝秃筆所能描寫其萬一。

親愛的讀者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知識難遇！現在你們對上來三件事，都很僥倖的具備了。真是三生有幸！既到寶山，切勿空手而回！務必要把這寶貴的人生。在此，我以萬二分的熱誠，奉勸你們，把握時機，快向佛陀皈依吧！做位正信的佛徒。同時亦勸你們沒有皈依三寶的知友親朋，先研究佛法，認識佛陀的真理，原來信佛是智信，正信，理信的宗教。更榮幸的，我們雖然生在中國，却僑居高棉的佛國。又很幸運地值遇今年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的節日。高棉皇國為了擴大紀念這位偉大的救世主——佛陀，決定五月十二日起，至十八日，在首都金邊，作為期七天的展覽會，動用千餘萬元的鉅款，作這次慶典的費用。並邀請十六國佛教徒，前來參加此一盛大慶典。

中國佛教徒旅居高棉，不過才十年的時間，竟然逢這個偉大的日子。我們為了發揚佛陀救世利群的無畏精神，更為了使廣大僑胞知道我國的佛教已南來流傳，為了溝通中棉佛教文化和藝術的互相交流，為了促進全世界佛教徒，在同一信仰佛陀的原則下，團結一致的力量，來保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我們亦向宗教部申請參加展覽會，把我國佛教的文化，藝術等優良作品，供諸大衆之前。更編印紀念佛陀特刊，製訂紀念佛陀證章，以資來表示我們華僑佛教徒，對佛陀涅槃今年的一點微忱，也就是盡了我們為聖法弘傳的天職。

間，我接編人生轉瞬
中了；已整整地三個月
的，承蒙各方同志們
的愛護，不斷地惠賜
大作，衷心感激非常
；惟以本刊篇幅所限
，致有許多作品，不
能一時刊出，敬祈各
作家原諒！

生的時候，就感覺到本刊的篇幅太少。在我最初接編人的時候，容登不了多少文章，所以我就決定暫把本刊的新聞取消，以便多刊出幾篇文章。誰知事實的發展，往往出於意料之外，近來本刊連接各方讀者紛紛來函，要求恢復新聞版。尤其是佛教權威雜誌《海潮音》主編常覺法師，也特別強調新聞版的重要，在這種實際需要之下，編者不得不打消原來計劃，而恢復新聞版了。

我曾在第一次編後記中說過，我年輕學淺，自覺能力不夠；編期，例如封面的設計不如理想；文章意，例如不夠活潑等，這都是我引為憾的地方！今後，我希望本刊的讀者們，多多來函指示；如果認為我們前本刊有那些地方不夠理想，必須改進，一連函示，只要在可能範圍內，我們當設法改良。

我以為本刊物，要能够辦得好，那必須要有作者、讀者、編者三方面共同負責的；在這裡，我誠懇地希望本刊的作者與讀者，來與我們携起手合作，以求本刊早日臻於至善！

編輯以致編輯方針不能一貫。究竟本刊今後，應該向那一方面去改進與發展，以及多刊登那一類的文章，我們還是希望作者與讀者們，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指教！

本期我們特請默如老法師，給我們寫了一篇富有啓發性的文章，不僅內容精彩，且文字通俗，希望本刊讀者們，切勿輕易的放過。

這安法師在參加泰國佛典歸國後，特爲本刊選寫了這篇「泰國高棉佛教概況」一文；看過了這篇文章，我們也就像參加了一次泰國佛典。

本刊發行人東初法師，爲應本刊讀者們的請求，也選寫了「禪的思想」一文，研究禪學的讀者們，千萬要

青年僧侶，他爲本刊寫的一人一生何處來？又往那裡去？的文章，自上期刊出後，我們接到許多讀者們的來函讚揚，以後當請醴醴將軍作者，常爲本刊，筆名無念寫得最好，本期中的「居士」的散文篇爲精彩。

「晏會」一文，更爲精彩。

田倩君居士，已好久不給佛教雜誌結文字錄了，這次她也爲本刊寫了一篇介紹文章；田居士也是研究哲學的，所以這篇介紹文中，更含有深厚的哲學意味。

李天青居士，是位青年小說作家，

期在百忙中，爲本刊寫了這篇文藝短篇小說，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上乘作品。其他還有許多佳作，這裡不能一一介紹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欣賞吧！

扣的小仙境，是眞眞實實的小西湖。尤其是湖畔的紫雲寺，更令我心神嚮往，不知不覺的對它起了敬愛的情緒。

當我站立在萬道綠波的湖畔，聽聞悠揚而震撼心弦的暮鼓晨鐘，即會驚醒了入迷夢的幻想，彷彿也意識到，它

小貝湖的對面是風景旖旎的大貝湖，在此地有濃鬱的林木，莊嚴的梵剎，靜靜的湖水，綺麗的花園，高低起伏的山崗。有人說大貝湖是仙境，有人把大貝湖比做西湖，而小貝湖在我的感覺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西湖。尤其是湖畔的紫雲寺，更令我心神嚮往，不知不覺的對它起了敬愛的情緒。

也驚醒了那些醉生夢死者的人們。

隨近園藝試驗所的花馨隨着陣陣清風吹來，活潑的鳥兒在林叢中振翼飛翔，英勇戰士雄

美秀陳

我國美術，導源上古，山龍藻火，立其權輿，清廟明堂，安其體製。惟自佛教傳入以來，更有著之發揮光大。試觀由隋唐至今，每一美術作家之出品，殆無不與佛教有關，綜合中華印度兩邦之意匠經營，遂得騰輝東亞，馳譽世界，爲治東方美術史者所公認。

本館志在宏揚中華佛教文化，而美術實爲文化之一環，因此而有中華佛教美術之編印。搜羅公私收藏之歷代精品，各地保存之古蹟現狀，攝影彙刊，用以發揚國光，昌明宗教。語其類別計有八部：

一、繪畫部：凡歷代名畫之佛祖造像及佛教故事屬之。（壁畫屬此部）

二、雕塑部：凡土木銅石雕刻塑造之佛像故事屬之。
三、繡繪部：凡絲綢刺繡之佛像及佛教故事屬之。
四、碑版部：凡與佛敎有關之書畫在石上平面刻製者屬之。（經幢摩崖屬此部）
五、建築部：凡塔寺等建築物屬之。
六、製作部：凡鐘磬魚鼓等法器屬之。
七、板寫部：凡唐人寫經及歷代法書真蹟與佛敎有關者屬之。
八、以前未及一般木刻所印而言，與碑版部之根本不同。 （佛像指經板本部；凡木刻佛書佛像圖式之整部者，只印首尾兩頁。）

出版建設案，所望縝林書宿，藝苑名流，出其所藏，以公同好，或以照片見惠，續積或示知品物地點，由本會前往攝影，一經編入，當以本書奉酬。

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敬啓

說小藝文篇短

佛 金 的 親 母

· 青 天 李 ·

使你一年吉祥，祛病避邪，平安快樂……

這些話，在我的心中起了極大的反感，可是我不能說什麼難聽的話，祇是低聲的告訴她：「我已不是小孩子了！男兒要有男兒的氣派，我，我不迷信。」後面的話，用力特別大，聲音却極繁重，為了使我相信我的話有根據，立刻又加上一句：「老師告訴我們的，這些都是迷信。」

母親望我良久，

她有點愕然，似乎要從我的臉上查破我的內心。我不再說什麼，盡力躲避她的目光。

在十二歲那年的端午節前夕，我便向母親堅決的要求，年紀大了，再也不能配帶那些所謂避邪驅邪的五彩線，和小帶掛小猴子小桃小剪刀的東西，在同學們之間會因帶着這些花花綠綠的玩樣兒被取笑。我始終因為有人讚美我生得像女孩子而覺得恥辱，心靈中急切盼望人們拿我當個大丈夫看待，起碼也得拿我當個長成的大人。由於這種願望的苦惱在煎熬着，對於母親連夜剪裁製成的端午節小裝飾，雖然喜愛，却自己認為這些喜愛是可恥的，內心強烈的抑制下喜愛心情，盡量的敵視着它，把它當為幼稚可羞的東西。

母親因我的要求，面露出焦慮不安的顏色。她溫和的向我說：「每個小孩子在端午節都帶帶的，它們會

我知道這又是母親在夜中為我繫上去的，憑着直覺，認為這對我是大大的恥辱，對於母親更覺得她的多事。

當我把這些五彩線小裝飾剪得零零八碎時，母親與高彩烈的進了來，她手中捧着一盤粽子。進門來便說：「今天吉祥好日子！大家過快樂的……」說了半句話，見我正無情的摧毀着她的傑作時，她驚嚇得呆了，下半句話也吞回去了，圓睜着雙目，悚懼的望我。已能看出，她的嘴脣在抖顫。

「我已向妳說了，我不能帶這些可恥的東西！」我知道她因我的舉動而陷入痛苦中，忐忑的辯白。

過了很久她纔說：「你不知道在今天不帶這些來就會生病，就會受毒蟲咬，就會……」

我不等她說完，便說：「我是男人！」

「男人更應珍重身體生命！」我最怕她流淚，說真的，她為我流的淚太多了，在她那真摯的眼淚中，我曉得她為這件事受了極大的痛苦，所以，我不再說什麼，為了使她高興，順從的聽她指使，隨她一同跪在觀音菩薩前，她虔誠為我禱告：「一切災禍都給我，保佑他，他，他這不懂事的孩子，一年之內，不受蟲咬病害！」

我內心中也默默的祝禱着：「菩薩有靈，使她轉迷信為聰明吧！」當然是不敢說出口了。

這天，她將她的五彩線解下來，為我繫上，並且嚴厲的說：「再不許剪掉了，如果……」她沒有說如果

真剪掉會怎麼樣，但是我却在小時之後在學校中，把它用刀切個斷斷碎碎。

十三歲的夏天，我從小學中畢業了。選在北平的姑母急切的願望我能到北平去投考初中，起先是母親不放心，後來，姑母作了許多保證，說了好多利害的話，終算使她答應了。我領到畢業證書的第三天，便整理行李，準備辭別母親到北平去，這是一生之中第一次遠行，不免對故鄉，對母親生起戀戀不捨的情緒。然而我那母親在六七天以來便一遍又一遍的叮嚀，對年紀大的姑母要怎樣，下雨時要穿什麼，吃飯時要怎麼坐着，買東西要怎麼化錢，我真奇怪，她的話為什麼說得自己厭煩，她的記憶為什麼在這時是那樣的壞，從早到晚，始終是那一套，說過去再重複一遍，重複了一次，又再再的從頭說起，到後來，我反感的說：「妳已說了不止百次了，我是大人，會自己管自己！」

誰想到，她竟因我的話而不安：「呀！我實在後悔了，千萬不該萬不該叫你離開我！我就不放心你這個大人。」

她在我出發的前夕，焦憂的在房內走來走去，幾次拿出一條金鍊子，在那金鍊子上掛着一個小巧精緻的金佛，幾次又收回去了，夜深時，她終於叫我解開上衣，她小心翼翼的將那個掛有金佛的金鍊子為我掛在項頸上，這頓使我起了莫大的反感。

「這多難為情，一個堂堂正正的

男兒漢掛個小娃娃的東西，還怎能見得人，又，又，是迷信的……」

她焦急的說：「住口，不許說這個糊塗話！」

我堅決的要求她不要強行做這種不體面的事，然而她更堅決的告訴我：

「這是我祖傳了三代的金佛，你外公祖父統率大兵南征北討，全靠掛這金佛的保護，死裏逃生，逢兇化吉，你外公祖父五次遇土匪搶劫，全靠這個金佛保佑，一根汗毛都未碰掉，我呀！告訴你吧，安靜的聽呀！幾次重病，幾次遇難，每次災禍，祇要它在身邊，立刻轉危為安，百試百靈，它比什麼都重要，它比什麼都寶貴……」

我煩惱的接受了它，但無論如何也不掛在身上，為這問題，她一句我一句，堅持到了半夜，最後，為了不使即將分別的母親難過，算是聽從她將金佛戴在項頸上，她一再的吩咐，應該怎樣的保持身體清潔，怎樣對它敬禮，遇難時如何祝禱。在當時覺得這真太麻煩了。

第二天她送我上火車，當火車開動時，她還笨重的在月台上隨車跑了幾步，從車窗向我說：

「記住！金佛像生命一樣重要呀！有它就有生命呀！」

也許是初次遠行吧，對母親我被離別的哀痛籠罩，含著淚向她揮手高說：「記住了！」

可是，到了北平，我便將金佛摘下來，塞進衣箱子中，當時確實焦痛了一陣子，但，所焦痛的並不是別的好，乃是使我深深的憐憫起母親的心好

，美中不足的是太愚笨了。我對那金佛喃喃自語：「如果有靈，保佑你自己吧！」

十五歲的時候，我開始吃酒，這一年便開了初次的失戀，有位同我一樣情形的同學魯正山，成為我的知己，一同的進出小酒店，一同的寫些胡說八道的詩，自己把自己看成為文人，一天到晚瘋瘋顛顛的，黑時局，悞惡時代，夜中高歌幾首悲壯曲子，白日裏蒙頭睡大覺，指責老實的同學為醉生夢死的寄生蟲，在報館中用人情懇求編輯老爺賞識我們的「天才」，將那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詩給刊出來，於是乎，更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了。可是在十六歲的春天，我與那位同學就被學校以「不堪教育」為由給開除了！

我們倆人，如難兄難弟，搬進一家公寓中，更形胡來了！本來姑母還能補助，然而，為了一點小事鬧翻了，為了顯一顯自己「大丈夫」的氣概，根本就不進她家門一步。於是，我們負了債。

正在危難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那金銀金佛確有奇處！

同學忽然見到了它：「呀！這不是金的？」

我說：「當然了！」

「那大難逢凶化吉了！」

「此話怎講！」

「可以賣掉換酒吃！」

我恍然大悟，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春」確有其令人鼓舞處。把金佛賣掉，是要考慮，最大的問題是對母親如何交代！然而在酒癮發作時，也就不管它了。

「且慢！」我說：「這塊金子不小，不要一次就賣了！」

他不反對，于是我將銀子拿下，先送到金店。不出一星期，小金佛也送去換銀票，可是它是有八錢，當時不需如此之多，得金店老闆指示迷津，把金佛切成二半，說起來可怕，我將金佛頭先切掉變掉，又過了一星期，金佛的肚子切去了變賣，第四個星期，將金佛腳座換了錢。

母親為我寫信說到：「有病時求佛，有難時求佛！」

我回信時告訴她：「金佛確有靈，起碼是四次了，給我解決了大難！」

當然，我不能說明內情。

她回信，顯然是太高興了，她信中说：「……我的好兒子，珍重我那寶貴的金佛吧！在佛恩下，你會有福，有前途。」

金佛金銀是變賣了，我得意地丟開母親的信：「佛不能自保，怪誰？愚蠢的都去！讓聰明的生存繁榮吧！」

我那同學，拍著桌子笑著說：「言之有理！」

下面是我們的浪笑聲。

後來，時勢陷入於動亂之中，我與姓魯的同學分散了，自己孤單的東逃西奔，在苦難中，心受到無數創傷，與失敗結了不解之緣，到處碰壁，到處碰釘子，自

己那大丈夫夢為小，不要一次就賣了！」

事實所驚醒了，茫茫人海中連掙扎的餘力都沒有，開始自覺是一個弱小的待援者，隨後即認清了自己的沉淪，漸漸的又發現到自己的愚笨。

經過了長期的苦難，我像一個小樹葉被丟在汪洋中，隨高浪旋轉漂動，忽而朝東忽而向西，不能不承認：渺無依！生命失掉了自主的力量，生命又沒有人在引導，於是：茫然了。

彷彿是失掉了一些什麼，又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但是，在遭受毒害外，想了母親的五線線，在却難裏面想起了母親的金佛。

我會毀了這些，我曾厭惡過這些，然而，此時，我確覺悟了我正需要的是這些。這些是多麼的珍貴！

假若，能够再見到母親，我即會哀求她：年年給我五彩線，一直到老了，都會認為這是沐浴在母愛中的幸福標誌，並且會告訴她：決對大大的恭請一尊金佛！

清快水 熱掃腸清	止痛散 止即後服
萬金油 病萬治能	頭痛粉 痛頭止立
八卦丹 腦醒神提	

堂安永標虎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佛教新聞

臺北

幾年來問題叢生的中國佛教會，經過十個月來的正式整理，總算於上月廿三日在本市普濟寺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以常務理事代替了過去的理事長制，並在會中提名了卅一位理事和十一位監事。

△臺北蕭家點居士，因感於臺北為首都臨時所在地，缺乏素食館之設立，似為我佛教之恥，故發心籌備「世界素食處」，其地址是在本市武昌街一段二十四號，現已於上月廿三日開幕。聞此「素食處」李石曾老先生亦極力倡助云。

△曾於四十五年一月間，由李濟、王天鳴、陳煥琳居士等發起，假普濟寺成立「臺北市蓮友念佛團」，當時有蓮友一百四拾餘人。是蓮淨土宗，以了生脫死，求生西方為其志願，並負有兩項任務，凡蓮友及其親屬，權利義務均等；任務是疾病慰問和助念往生，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又半年，蓮友增加到二百二十人以外。關於疾病慰問部分，不但照常辦理，連友間相親相愛，自動的相扶持，實已發揮了同體悲，超越了同胞愛。關於助念往生部分，迄今為止，連友拾報者共五人，連友親屬拾報者亦有多人。

就中或身無痛苦，或無疾而終，或面目如生，或吉祥臥逝，或預知時至，或正念念佛，或滿布蓮華，或化佛授手，或異香滿室，多半有相當瑞相。關於念佛法會，暫假法華寺，每月舉行兩次，並為蓮友及其親屬，設位延生和薦亡薦向。聞該團現正擬擴大徵求蓮友，發起籌建佛堂云。

沙止

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週年，特將其全集十二本（約一百二十餘萬言）改為精裝三巨冊發售，裝訂美觀，便於珍藏，每部原價新臺幣壹百貳拾元，現為優待愛好研究佛學者，在一個月之內，每部只售壹百元正，並附贈紀念特刊一冊。函購可利，用該會郵政帳戶：「一二〇五二」號，免費匯款。

宜蘭

宜蘭念佛會會長星雲講堂，開講「大寶積全部妙慧童女經」，每晚自八時半起至十時，由張慈惠小姐翻譯臺語；連友聞訊欣喜不已。△聞此次講經後，每晚由該會弘法隊長林覺尊居士講解「佛法大義」，半小時，俾聽眾能進一步了解佛教，尤其適合初信者的要求。

臺南

臺灣省佛教分會，在臺南縣關子嶺碧雲寺舉辦為期兩週之第二期佛教講習會，已於七週之一日舉行開學典禮；此項教育為該分會本年度重要工作之一，其目的是：使各學員對教理及佈教技術上有深切之體認與了解，以依據佛教慈悲救世的教義，配合省府頒佈民俗綱要宣傳，民俗改善云。

△自從佛學尼殿風掃過高雄屏東等縣後，災情至為慘重；高縣佛教支會理事長煮雲法師在關子嶺佛講習會時，曾將高縣受災情形面告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林錦東，林理事長聞訊後表極關懷，當即囑聖印法師領導全體員生為受災民祈禱，並發動每人一元救災運動。所募捐款，已交中央日報轉贈災民。

北投

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為職志，其所主辦影印大藏經及人生雜誌，發行普通，畫聲國際。近復計劃編印「中華佛教美術」，延聘當代藝術家莊嚴、羅吉眉、姚夢、胡克敏、楊英風、周振彥、蔡念生、顧樹齋等為編輯委員，以莊嚴先生為主任委員。曾於上月十二日集會座談，結果甚為圓滿，刻正向各方面搜集資料，將分為四輯出版。其內容為：（一）繪圖、畫、絲繡、壁畫。（二）雕塑、木、土、石、金屬雕鏤。（三）建築、建築、法器、服裝。（四）碑板、碑帖、寫經、石經、版本。此不僅對佛教文化大有貢獻，而對我國古有藝術，尤為發揚光大。

成立佛學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該巨著為十六開版，長達萬頁，擬定經費預算為二千萬元。此項工作因係構通世界之佛教文化，故以佛教立國的錫蘭政府慷慨補助五百萬元。因此，日本外務省亦不吝落後，津貼二百萬元。文部省撥助五百萬元。其餘八百萬元即由佛教會勸募。各國佛教人士對日本學者此項空前盛舉，咸寄予莫大希望。

菲律賓賓佛教居士林回國觀光團，於五日下午乘民航機自馬尼拉飛抵臺北，將在此作兩星期的觀光，該團一行二十人由世界佛教徒聯誼會菲律賓分會理事長施性統率領，他們到達時，僑委會高級官員及佛教界代表數十人在機場熱烈歡迎。

此間星報日報為提高中學生的作文水準起見，特舉辦「中學作文比賽」，分高中初中二組同時舉行，入選的學生獲得本報公司報功之名貴獎品；評判委員特敦請教育專家管震民先生與竺摩法師等十五人。

△竺摩法師主辦之「無盡燈」月刊，前因竺法師赴南洋弘法，該刊一度停刊；現法師又赴越南，致該刊會一度出版，現由第六卷第三期已遷至橫城內，並由竺法師自任編務，故該刊內容特別重實。

前門牌
麻沙汗衫
棉毛衫
慶祥棉織廠出品